

划向燈火

慧適著



共天賜教授捐贈



划向燈火

慧適著

(本書獲得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特此誌謝)

目 錄

序 詩

第一輯 1

握你的手

第二輯 32

坐看雲起時

第三輯 66

划向燈火

後 記 107

序

詩

輕輕地，輕輕地穿過水柳
船槳引出滿河的月光
在一個幽幽的夜晚

有人因風輕柔地歌唱
有人吟詩，也有吹簫
掌聲驚飛了岸上的水鳥

你或許有訴不盡的泥濘往事
我也有無數漂泊的心酸
但今晚且把名字寫在水上

輕輕地，月光引來了遠山
我們歡呼，相對而笑
把小船泊在有燈火的岸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夜）



握你的手

(	(	(	(	(	(	(	(	(	(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	(	(	(	(	(	(	(	(
握	一	小	柳	煙	拾	河	稻	青	天
的	面	巴	花	的	花	水	田	春	燈
手	窗	士	船	遐	的	慢	是	的	在
.....	子	車		想	女	慢	大	風	看
.....		上			孩	流	海	暴	你
.....									
29	26	23	19	17	14	11	9	6	3

第一輯



天燈在看你

常常，我們這群到內地來墾荒的年青人，用過晚飯後，因為木屋裡的空氣太悶熱，便三五成群地沿着芭場小徑來散步。一天工作辛苦，這當口雖然心情十分輕鬆，但誰也不愛多講話。似乎沉默也是一種美，尤其是這個偏僻的地方，天一黑下來，四周是悄然一片，唯有綠草裡的幾隻昆蟲，不甘寂寞地在那兒低唱着。沉默的遠山，沉默的林木，甚至整個芭場也是沉默的。

在沒有月光的晚上，路上呈現出微白色，而遠遠近近都是一片漆黑。我們經常稔熟地走着，越過了一個山丘又一個山丘。假如是碰上旱季，我們往往會見到芭場上仍然燃燒的火焰，那是白天燒芭時所留下的，因為有些樹榦頗大，沒有一兩天的時間是燒不盡的。誰也說不出是什麼一回事，在夜裡走過一段路，見到熊熊而燒的火，內心總有一股溫暖，彷彿那火是燃燒在心原上似的。

我們出來散步時，爲了看路同時也是由於習慣，一般都是低着頭的，因此不留意天空的星星。回來時四下更是沉靜，尤其是沒有月亮的星夜，我們經過屋前那棵古樹下，便感到葉子在微微閃光。我們聯想到星星，於是便不約而同地抬起頭來，

見到夜空宛如一張地毯，上面用金線綉出無數的花朵。想不到遠在他鄉，尙有機會看到如許美麗的夜！

「你瞧，天燈在看你！」一個同樣的星夜，一位同伴想起他過去所讀的一首詩，於是便脫口說了一句極富詩意的話。我們都十分高興，也好像當年歐洲航海家發現了新大陸那樣。

這句話使我憶起一個夜晚，當時大家鼾聲大作，只有我在想家，怎樣也不能入睡。爲了使空氣流通，那面木窗常常是不會關上的，那晚，有一顆又大又亮的星星正照着我的臉上，帶給我更多的遐想。這難道還不是「天燈在看你」麼？

我們都是一群出身寒微的青年，斷斷續續地受過幾年教育，以後就爲着生活而四處漂泊，然而心靈却敏感得像一株含羞草，常常私下朗誦着美麗的詩篇。這一次到這裡來開芭，是一樁相當吃重的工作。剛剛到來，一位伙伴便在砍竹時受了重傷，另一位又因爲籐蔓的糾葛，而把斧斤錯砍在自己的腳上，此外，受輕傷的同伴還有三四個呢。

「天燈在看你！」一位伙伴這樣說。然而它是否看見我們憂鬱的心呢？假如天燈會講話，我真想問問它是不是也瞭解我們底痛苦？而且在那一天，我們才能歌唱

和談笑？

當我這樣默默地思想時，天燈只在空中不斷地閃爍着，明亮但十分遙遠。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追記）

青春的風暴

我的記性也許真個不好，連我怎樣認識你，現在回想起來，也開始有點模糊不清了。然而有一次，我倒清晰地記得：那天你參加野餐會回來，在街上意外碰着我，便拉我到附近的一間咖啡店裡去喝茶。你臉容煥發，心裡像是十分愉快的樣子。

我笑問你爲什麼那麼快樂，你低頭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難爲情地對我說，你已經有了女朋友。年青人有了女朋友，那當然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因爲在青春的生命中，那將如錦上添花，以後的日子就不再歎息寂寞了。

我也明白你是個愛幻想的青年，有着詩人那樣豐富的感情。在不久之前，你會幻想有一位美麗的少女，成天在鬱鬱不樂地等待你的前去，而且要做一位愛情的忠僕。這些幻想，可教我想起了「歐根。奧涅金」中那位叫做連斯金的青年，不過，我總相信你遠遠比他幸福得多，你是會實現你的美夢的。

你比我更加年青，對你的愛情除了祝福外，我不想說一些可以引起陰影的話。以後，我到別處去工作，你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我。信上說你很快活，而且準備做她悲傷日子中的伴侶，歡樂生活的見證。我自然有說不出的欣慰，年青人是不應

該憂鬱的，在愛情的鼓舞下，爲了幸福的開墾，他應認充滿信心地去攀越另一個更高的峻嶺。

我的工作就如半空飄忽的落葉，半個年頭，我就整整換了三個工作的所在地，在一個下着細雨的夜裡，沒有朋友來訪，我只靜靜地讀着你發表在副刊上的詩作。我高興你的作品有了神速的進步，但更高興你的愛情花朵越發絢爛美麗。

我讀着，激動的感情又回到我身上，我忘記了窗外的雨，也忘記了生活的暗流。我眼前彷彿湧現出一個達吉雅娜式的少女，在夜燈下給你寫着熱情的信：「我在給您寫信——還要怎樣呢？」

當晚在燈下，我欣奮地給你寫了一封信，希望你要加倍懂得珍惜。嚴肅地把愛情當成終身的事業。因爲真正的愛情就如偉大的作品一樣，隨着歲月的飄逝，它是不會喪失它的青春和新鮮的。把愛情當着歡樂時的點綴，當着悲傷時的消遣，那是註定要以悲劇收場的。

我很久沒有得到你的回信，但想到你的幸福，我仍舊是滿懷歡悅的。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當我再度見到你的時候，你却垂頭喪氣對我說：你心裡很痛苦！

你這當兒的心境，是誰都容易瞭解的。一個七彩希望的失去，一個美麗好夢的

破滅，你能夠不感到苦痛麼？

但我始終沒有同意你的說法，認為愛情只帶來痛苦。你痛苦，只因為你曾經嘗過其中的甜蜜；你痛苦，只因為你還年青而且曾經付出真摯的感情。

你看過「少年維特的煩惱」，但你並未理解維特走在回家路上時那種心情。有一種愛情也會教刀劍鏗鳴，而玫瑰無聲地凋落在早春裡。還有一位美麗熱情的車爾吉斯少女，在苦痛中讓浮虜自由，自己投到河中去尋找安寧。這些令人低頭沉思的愛情，都曾經使我徹夜無眠呢。假如愛情只像一頭小鳥，需要囚籠來約束，那麼就讓牠飛去吧，你不必惋惜，因為牠是或遲或早都會離開的。再說，你勉強將牠關在籠中，牠也將不會跳躍或歌唱。

請不要說：初戀的失敗，人生就會籠上一層陰影。你且看看澎湃的海潮，它絕不會因為一次的阻擋而停止奔騰。在這樣的年歲裡，你應該是一隻年青的鷹，沒有由於一次翅膀的折傷而放棄飛翔。

時間是最佳的藥劑，一切苦痛都將成為記憶的。現在是夜闌了，你應當好好睡眠，明早盼望你會用開朗的聲調對我說：這世界仍舊是那麼美麗。

（寫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於星洲）

稻田是大海

風在路旁的樹梢上微微吹着，和暖的早晨陽光，隨着車流的飛馳傳播得更遠，而一片黃綠難分的景色，打從遙遠的天邊一直走前來。這是九月的西海岸。居住在北馬平原上的人們，對這景象都不會陌生吧。

從遠方來遊玩的朋友們都說：這是一個廣濶的海洋呢。

一個非常可愛的大海，是的，當刮風的時候，稻禾們你擠我，我擠你，而且發出沙沙的聲響，這便是大海漲潮了。假如一個人在靜靜的星夜裡，路經這裡，誰不想起大海的歎息，大海的遼闊呵。

對一個貧苦如洗的農夫來說，把稻田比喻成大海，那也是十分恰當的。

每當到了九月，向岸風猛烈地把欲熟未熟的穀子都刮倒了，農夫還有什麼更傷心的呢。他們的心就像稻稈一樣，被這場無情的大風摧折了。

這一些像金子般的穀，沒有了稻稈的支撐，便沉浸在水裡。假如沒有趕緊收割，很快地便要萌芽的。

於是在刮風之後，農夫便趁着晴朗的時刻，忙碌起來了。鐮刀似乎是割着農夫

的心，每一着都有說不出的痛楚。

穀粒被打脫後，還是很潮濕的，需要經過一番曝曬。所以，在陽光燦亮的朝晨，總可以看見農人把破舊的草蓆擺出來，沿着整條長長的馬路旁，或在小小的石敏土晒穀場上，將濡濕的穀子拿出來晒乾。

到了日午，農人又再彎曲着腰肢，用一雙枯乾如樹枝的手，不斷地攪弄着穀粒，讓那些留在底層的，有機會見見陽光。

這時候，他們的臉孔是憂鬱。時常地，他們揮落了額前的汗珠，呆呆的像在愁苦什麼。是的，他們最耽心驟然來一陣雷雨。假使沒有及時搶收，穀子又準會被雨水冲走的。

是晚睡覺，他們時時也會夢見在晒穀呢。曾經不止一次，晒場上的穀子被麻雀啄吃掉了，他們焦急得狂喊起來。清醒來，才知道是夢。然而窗外夜正濃，稻禾低低在微語，是怎樣叫他們發愁呵！

稻田是個大海。農夫便生活在大海上。他們和苦艱的捕魚人一樣，曾經有那一天安寧舒服過呢？

河水慢慢流

趕着生活上迢迢的路，日子是更陰暗多雨的了；可是，對生命永遠充滿着熱望的人們，在他們的心靈上，每一天陽光都一樣美麗可愛呵。

又一次徘徊在北賴河岸上，聽河水靜靜地淌流，我總禁不住會這麼地想。

是的，像所有喝了北賴河污濁的流水而長大的孩子，我稔熟這邊每一吋的土地。我懂得什麼時候會漲水，我也懂得河堤上會築泥窩的毛蟹是怎樣的。甚至對於這一帶的亞答葉叢，在咖啡攤上抽煙叫囂的苦力，以及漁村內一張張粗實的方臉孔，我都那麼樣地感到親切呢。

多少年代了，北賴河總是這樣地靜靜流着，沒有興歎，也不曾有過咆哮，金色的太陽熱愛她，美麗的彩雲認識她，就是如銀的月亮也認得她；然而，她是那一家的姑娘呢？誰也說不出來，只是先把熱淚掉落在地上。實際上，她並不是一位什麼高貴的小姐，而只是受盡辛酸的童養媳罷了。一旦說破了她的身份，也就是等於說出了她的命運，她的過去和未來，尙要待我細細地描叙麼？

河岸上的人群來又去，誰給他們的生活寫過讚詩呢？幾度的絆倒和爬起，老的

一群躺下去，新的一群又承接了生活的崗位。刮風又打雨，怎麼也阻擋不住那一種要生活得美滿的信心，像一棵風雨中的果樹，春天裡開的花，到了金色的秋天便有收穫了。

綠叢掩映，在海藍般的天空下，到處都是一片灰色的貨倉。搬貨，高喊，生活叫他們在囉哩和舢舨之間奔命，也許風會把他們吹刮，也許雨會把他們淋打，陽光遍地的時刻，帶給他們以歡欣，不過也帶來疲勞和堅強。

當暮色低垂，燕子你可會剪斷靜靜的流水，前去探望漁村裡的孩子麼？尤其每當大風雨即將到來，而捕魚者仍留在海上的時候，在破陋的小木屋裡，有誰看見過如此淒涼暗淡的場面呢？豆般大小的油燈沒有亮着。在窗前焦急守望的是年青的母親，不知孩子的爸，這趟是不是會平安歸來？白髮斑斑的祖母，擔憂留在海上與生活拼命的孩子，怎樣這時刻還不回來？有時跑到門前蹣跚起腳跟來眺望，有時又回到屋內，望住神龕上媽媽飛飄的白煙在發呆，不斷把孫兒的名子喚錯。生活的動盪，記憶的痛苦，是怎樣地催使她蒼老下去呵。

不止一次徘徊在北賴河岸上，諦聽千萬年靜靜的流水，心中時而憂鬱，時而歡欣。這一次的重來，心上雖記掛着幾位在暴風雨中失蹤的朋友，但眼前已有吐着濃

煙的煙卣了。無意間在一條曲曲的泥路上，碰見一群邊笑邊玩的女織工，打從工廠裡出來，心頭不覺一片明亮。

離開時，只見天上已有一輪朦朧的月亮，把光華撒落在河面上，整條靜靜的北賴河，這時辰宛如一條白鍊。



（寫於六三年四月十日）

拾花的女孩

街上燈火輝煌如昔，只是夜深人靜，到處都是空蕩的一片。散步歸來，在一間陰暗的旅舍裡，我的朋友又發起牢騷來了。他說：這個勢利的世界，全是用金錢來點綴的。

他的牢騷我未嘗沒有，不過我始終沒有講出來。我只沉默地憑窗遠眺，想起在不久以前，我曾經在一個幽靜的公園裡，看過一個女孩子高興地拾着落花。

那是誰家的女孩子，人家喚她什麼名子，我自然無從知道。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她是從鄉間來的。當大人們正忙着拍照留念的時候，她就偷偷地離開大家，到處去尋找落英。

我身旁的那位朋友，對園中那簇盛開的花叢有所偏愛，所以當她帶跑帶跳地像一隻小麻雀走前來的時刻，他極担心那女孩子不懂事，會折去那些美麗的花朵。然而，他的憂慮是多餘的。那一位女孩子除了側着頭兒看看外，也只是拍手微笑而已。

她並沒有立即便離去。迎着早晨金色的陽光，她像一位小藝術家在花旁躑躅。

忽然間她住步不走了，眼睛像夜星一樣在閃爍，那張桃紅色的小嘴，像玫瑰那樣燦開起來。

是什麼東西使她高興呢？一個玩具或一包糖菓？不！那只是一堆曾經美麗過的落花，如今寂寞地積在葉蔭底下。她先把兩個衣袋裝滿，然後又捧起裙子來，繼續地檢拾着落英。

我靜坐在一旁，設想她把落花帶回去串花環，然後套在母親的頸上，心神十分沉醉。

這時候，我的朋友不再沉默了，他問我：「那女孩子拾花回去做什麼呢？」這話問得有點奇怪。我沒想到他會說這樣的話，一時自然也回答不過來。

我還記得紀伯倫說過的一句話：根也是花，不過它是一朵不愛榮譽的花朵。假如根也是花的話，那麼，謝了的落英難道不是嗎？世俗的眼光是可怕的，錦上添花往往比比皆是，雪中送炭，可就鮮聞了。只有在孩子的心目中，花和根才沒有不同，鮮花和落花才沒有什麼區別。

所以，當我的朋友再度向我發牢騷的時候，我勸他向那拾花的女孩子看齊。可是，他只是苦笑地搖搖頭。我自然沒有猜透他的意思。

以後他向我道破，我才知道他爲什麼那樣固執。他以爲那拾花的女孩子只是一種天真的流露罷了，自己身爲知識份子，而且受過大學教育，根本是不能和她相比的。

我當然只有沉默，因爲我和他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



（稿於六三年五月下旬）

煙的遐思

或許我忘不了本身是個鄉間長大的孩子，對於煙，我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留在美麗的島上，我感到異常快活，因為不時都有機會可以看見煙。

幾乎是每一個傍晚，我訪友歸來，總愛在窗前小立沉思。不是因為對不安定的生活感到苦惱，或是跟一兩位夥伴鬧翻了；只因爲我有一個愛沉思的習慣，喜歡在一天將盡的黃昏中，靜靜地回想自身到底做了一些什麼。

假如是夠幸運的話，在欣賞遠山欲暮，晚霞燒天之餘，我還有機會眺望到嫋嫋的飛煙呢。雖然，我也曾經一度是生活的漂泊者，不過對於煙，我不像悲觀的詩人或消極的哲人，會產生一種縹緲的遐想。相反地，對於煙，我如同見到一位久違的舊雨，年青的心總是那樣激動。

常常地，這煙是從不遠的山腳下飄升上來的。我想：該是那一位辛勤的墾荒者，當一天勞苦之後，又趁着薄暮，把乾燥的雜草點上一星火，讓它燃燒，以後火熄了，燒過的泥土就可以用來作肥料。也可能是一個冒風冒雨的牛車夫，飯後趁着霞光，把晒乾了的牛糞堆在一起，讓火燄在晚風中慢慢燃燒。假如那地方是產米之

鄉，那麼我是最清楚不過了，因為這當口，往往是收割後的空蕩季節，耕地者便趁着晴朗的夜晚，用稻稿來燃起一堆堆的篝火。要是星月交輝的夜晚，這些篝火的煙，是頂富遐思的。長空萬里，而飄煙便描出淡淡的雲朵，是一幅美麗的畫，也是一首細膩的詩！然而，在美麗的島上，海潮叩堤是司空見慣的，稻浪翻風的景緻可就鮮有了。因此，那飄忽的煙便準不會是篝火的了。

正遐思之際，不知從那裡飛來一群歸鴉，衝入煙層，而後又用翅膀將它拍碎，化做天邊千萬朵的彩雲。這樣美麗的煙，應該算是平生第一次看見呢。

我猶記得，前些時日讀過一則旖旎的歷史小品，作者把煙描寫成文明的旗幟，因為我們的老祖宗，在未開化前是不懂得生火的。這個比喻非常切實，而且也很可愛。

於我自己來說，每一次望見飄忽無定的煙，我便會記起一句平凡的話：有煙的地方，便不是一塊荒地！

（稿於六三年七月一日）

椰花船

誰都知道，你是一位在椰林下長大的孩子，你有一個充滿彩色的童年。

你認識大尾巴的松鼠，牠的牙齒又尖又銳，常常偷吃尚未成熟的椰子，使它在沒有轉成棕色之前便掉下樹來。當屋外「撲」的一聲响，你以為椰子成熟落地了，但跑前去時，才知道上了松鼠的當。躲在草叢裡的椰子還是青色的，上邊有個圓圓窟窿；你想起鄰居阿豹仔那個生瘡的腦袋，便偷偷地掩嘴而笑。

經常飛到椰樹上來啄蟲的八哥鳥，對你也不會感到陌生。當牠們成群飛來時，牠們也同時帶來許多悅耳的聲音。你知道，牠們不是高明的歌手，即使在高興或尋找伴侶的時候，牠們也僅僅是啼叫而已。然而，這種八哥鳥的啼叫，對於一個孩子是充滿誘惑的；牠們一高叫起來，你便回想起以前的一個記憶；那時，有一大隊黃牛湧進椰林來，後頭跟着一個印藉牧童；在他的肩膀上，便站着一頭可愛的八哥鳥。只要牠一啼叫，無數的八哥鳥便像着了魔一般，紛紛地飛落到牛背上來。這情景，使你快樂得拍手在跳呵。

刀斧遲鈍或生鏽了怎麼辦呢？你有一個看來的經驗，就是把它們按在磨石上去

磨。不過，有一天你看見一位採椰花酒的印藉青年，他只抓一把細沙放在木頭上，就沙沙地磨起他的刀來了，而且很快便磨得很鋒利。你驚奇得呆立在一旁，如同聽到公鷄也會下蛋一樣。那個採椰花酒的，爬下樹來渾身是汗珠，見到你還站在那裡，便戲問你是否想喝椰花酒。你才驚覺過來，馬上拔腳逃開。往後回想起來，你會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呢？

然而，還有更有趣味的一種。

每當椰林刮過一陣大風，或者採椰者持着長長的竹竿，把椰子從樹上用力地割下來，你到椰林下去一看，便發現一種像小船的東西，拿在手上覺得十分地輕，樣子又好玩又可愛。你順手帶幾隻回來，請教姐姐是什麼東西。當時姐姐正忙着燒飯，一聲不响地將它們塞進灶內去。你先是生氣得直跺着腳，到後見到它們熊熊在焚燒，便轉悲爲喜，小小的心靈充滿了疑惑。

那是什麼東西呢？你又拾一隻去盤問祖母。那是一個盛夏似的夜晚，螢火蟲到處亂飛；祖母搖動着葵扇，笑着告訴說：那是椰花船，而且還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那個故事你當然是記得的，雖然你年紀小，不大瞭解其中的寓意。祖母說：椰

花船以前原是一位富貴的千金，美麗而活潑，後來由於私自愛上一位流氓，被她的父親驅趕出家門去。當時，那位流氓已勾搭上另一位風流的寡婦，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這位千金爲了愛那位流氓，便秘密地裝扮成一位女傭人，在他的家裡當保姆。孩子長大時，流氓也發現她的秘密；爲了保全他的榮譽，他便用計將她毒死。死後由於她喜歡孩子，便變成一種保護椰子的椰花船。遠在椰子尚未開花時，她便將他們緊緊抱在懷裡。等到椰子發花成果的當口，她又如一艘大船，在暴風雨中讓他們平安生長。然而，一旦椰子壯大了，她就要被逼離開，飄落到地上來，給人們拾去當着柴燒：：：：：

這個故事是十分感人的，你聽過以後，有一個漫長的星期都不會快樂過。不過，多雨的季節一到來，你又再度恢復了你的活潑。屋檐上還掛着雨珠，你便輕輕地帶了一隻椰花船，到門前來放；把一片積水，權當想像中的大海。有時也把鴨子安置在椰花船上，讓牠跼起雙腳來，鼓着小小的翅膀在歡呼。假如椰花船沉到水中去，你便會托腮而難過，一時多少沉船的故事，又充滿在小小的腦子裡。

一連幾個晚上，你都夢見椰花船，在水上飄呀飄的，像要迎接一切風暴。有一次，你還夢見她是一位美麗的小姑娘。後來她不知怎樣哭了，你就去拉她的小手，

對她說你十分喜歡她，同時保證絕不會像那位流氓一樣。黎明醒來時，大家都說你的嘴角掛着微笑。你揉揉眼睛，望見窗外的椰花船又在風中飄蕩。

椰林下的童年，便是如此地充滿色彩，你也對一切而微笑了。



（稿於六四年一月廿二日凌晨）

小巴士車上

假如你到北馬來旅行，玩了數天忽然想起了一位偏僻地方的朋友，而又決定去看他一趟的話，那麼，你一定會乘到這一種小型的巴士車。這一帶不比大地方，不管什麼時候，也不問是大街還是小巷，只要你舉起手來，便有「得士」，在你面前停下來，任憑你吩咐。這兒特別是夕暮時分，要拉湊足夠的人數並不容易，就是「得士」司機也不想做這一種沒錢可賺的生意，因為夜間，回來準得打着空車的。

這是最後的一班車了。你抬頭望望車前所寫的目的地，便縱身踏上小巴士車上去。幸虧你早來了幾步，要不然連座位也會成問題的。你坐定下來，發現這是一種鬧市裡永遠找不到的小型巴士車，車長只佔常見大型巴士車的三分之一，用的也是柴油。駛車的剪票的，實際上只有一個人。他一上車來便先售票，然後回到駕駛盤前，又搖身一變成了司機，嘟嘟地把車子開出站去。

你用好奇的眼光把車廂內掃視了一遍，發現全是衣著不潔的勞動工人，在夕陽的淡照下，每一張臉龐罩着疲勞，便是充滿着憂鬱。有的在猛力吸着廉價的烟草，婦人們則咄咄地嚼着桫欒和白灰，有三兩個疲憊不堪的孩子，把膝上當成床鋪，呼

呼地睡得好不甜蜜。

馬達聲很是嘈雜，情形不下於海上的游艇。司機老練，態度也輕鬆，時不時總愛翻過頭來，跟車上的同籍女人談論一些瑣事，遇上好笑的，也若無其事地大笑一場。

小巴士車開出市區時，天邊只有一抹模糊的晚霞了。車燈微弱地照出曲折的馬路，蒼茫中，你只覺得一邊是橡林，一邊是菜園。漸漸地，夜色像一朵合攏的花，輕柔地前來了。你想：是夜晚了——在車聲呼呼中，昆蟲的鳴叫仍舊是那麼清晰。就是在上等的夜總會中，也未必可以找到這樣高明的樂手呢！

天色慢慢由黑變成黛藍，你放眼遠眺，林梢上一顆顆的晚星，燦亮又迷人。這時，心頭彷彿也有了一份寂寞，想：活了這一把年紀，還有許多的事物沒有瞧過哩。

每一次停車，不是下去幾個乘客，便是上來幾個搭客，而且每一次都影响到廂內的氣氛。落車的，司機總不忘向他們要回車票；新上車的，司機又要忙着收錢；萬一找錢有了差錯，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糾葛成一幕活劇。這當口，車上又多來了幾個印籍膠工，滿口椰花酒氣，說起話來，聲音便像海裡的浪濤，來勢兇猛得

有如在吵架。你不諳他們的語言，自然不懂他們在談論一些什麼，不過看神色，似乎是在爭辯一兩件事情。

剛才提起的那些吃桫葉和白灰的婦人們，談話一談得高興了，便喜歡逆着風向，把口中那種紅色的唾液，向窗外猛力一吐，使得整個車廂裡都沾滿了猩紅的斑點，令人又氣憤又覺得好笑。

車子繼續在黑暗中趕路，只是沒法看清四周的景物。有時晚風吹來，便聞到濃郁的榴槿芳香，比雞蛋花濃郁，比夜來香更芬芳。

偶爾望見幾盞村落的燈火，不安地閃爍着，你便以為抵達了。然而，不是，需要趕的路還漫長呵。夜漸深，你內心也有一絲不能訴諸於別人的焦急。

突然，你聽到一大群孩子無憂的笑聲，街上燈光明亮，原來想望中的地方到了。落了車，你躊躇了一會，便向一位有着一雙烏亮眼睛的女孩子問路。她先是一怔，而後又羞澀地給你指明方向；小小的心靈充滿了迷惑，想：為什麼這時候尚有一位陌生的來客呢？

是的，你這位到北馬來旅行的生客，你的朋友對你的到來，也感到十分意外呢。

一面窗子

渴望着一面小小的窗子，那是舉家被遷到城市裡去後才有的事。當時，我剛剛長大成人，也是感情最豐富，幻想最多的時刻；居住在一間鴿子籠似的木屋內，沒有一面窗子，那苦悶的情形，就宛如一條意識到潭水快要乾的魚。

小時候生活在林濤水聲的薯鄉裡，大自然便是我的天地，而青山，林木和土地就是我的伴侶，由於環境的關係，還有生活的驅使，我是難得在家裡靜坐上一兩個鐘頭的。偶然在雨天躡進先父的書房去，見到裡邊陰氣森然，便拔腳逃了出來，從來就沒有想到要打開那面閉着的木窗。夜晚跟祖母在一塊兒睡覺，她老人家年邁體弱，自然沒有打開牀頭那面小窗，讓我有機會望見天上又大又亮的星星。

當我從一位落第秀才那兒學會了識字，首先令我注意的，便是壁上那一面窗子。我的老師告訴我：讀書人是和窗分不開的，而且還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從前在窗畔挑燈夜讀的往事。只是我讀書的歲日很短，不久舉家搬遷，我也從薯鄉裡跑到市鎮中來。

家境一貧如洗，自然租不起較好的房子，結果，便以每月十二塊錢的租金，弄

到一間小鴿子籠。居住不慣，這是不必多說的。但最苦悶的，還是除了前後兩扇小門外，整間屋子連一面小窗也沒有；再加上屋子本身又小又矮，所以躲在屋子內，無形中就似坐牢一般，心情悶得幾乎要發狂。特別是每個盛夏似的夜晚，在昏晦的油燈下讀書或做功課，那種難受的情形，到今天尚沒有忘却呢。

有時候，我再也忍不住屋內的空氣了，便找個藉口到街上去走走，要不然便去找一兩個家裡清靜的同學，在那裡小坐十幾分鐘。常常地，我會見到一些倒頭睡在「五腳基」上的流浪漢，打着很响的鼻鼾聲。這當口，我就會產生無限的羨慕——他們雖然沒有家，但至少他們不會遭受到沒有窗子的痛苦。漂泊的生涯，要比困在一間沒有窗的屋子來得幸福，至少，當時我是這樣想的。

後來，積了幾年的辛勤，我們終於擁有了一間空氣流通的屋子。遷進來的那天，我尤其激奮得熱淚橫流，當晚臨睡前，我在日記簿上寫下了這幾句話：「像個漂泊者找到了他思念中的土地，我今天終於得到了一面窗子！」

幾年後，我又全然忘記了渴望窗子的事。直到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看了「雷雨」的演出，見到周樸園爲了紀念他的前妻，常在悶熱的夏天把窗子關上，不許別人擅自打開它，我才又猛然記起這一段舊事來。往後在談說中，我也時常會不經意

地說：「雷雨」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傳奇性的故事，也不是任何一位富有現實性的角色，而是夏天閉上窗子那一幕。當然，如果是認識不深的朋友，聽了我這番話，他一定要陷入五里霧中，而莫明我所指的。我自己呢，倒有點像牛頓誤把手錶當雞蛋煮一樣，啞然失笑了起來。

到了今天，對於家裡沒有窗子的朋友，我仍是萬分同情的。我並不是最虔誠的教徒，然而却時時在祝福大家要有一面窗子，不管是多麼大或多麼小——這一面窗子，不是爲了觀看裝扮得花枝招展的過客，當然更非爲了欣賞外面如畫的景緻；但僅僅是爲了呼吸新鮮的空氣，讓生活中不再有像犯罪一般的感受。

（一九六三年十月廿日早上）

握你的手

想握你的手，並且緊緊地握住每個人的手，可不是新近才綻開的一朵心花。你不是曾經諦聽過我孤獨時的歌唱麼？有一些歲月，我也曾做過美麗的夢。

常常地，我獨自踏上一個陌生的地方。在車上船上，我有如一頭離群的雁，渴望有一雙溫暖的手，有力地拍落在肩膀上，或者熱烈地伸前來，讓十隻手指交貼，鄉愁從心上化成藍天的雲絮。

躑躅在異鄉的燈影下，我不羨慕如流水般的汽車，我不爲高入雲霄的大廈而止步，我更不會嫉妬燈紅酒綠的夜生活；我所追尋的，只是一雙溫暖的手，一個溫暖的理想。

一道街，一個喧騰的海，行人如潮呵。可是看得眼珠也酸了，盡是一張張陌生而沒有感情的臉龐呢。這張臉，彷彿在那裡見過；那張臉，看來有些熟悉；而實際上，你只是孤伶伶的路客罷了，誰也沒有心情停下來和你握手，告訴你那兒有廟寺鐘聲悠揚，抑或那一個山坡，終年有七里香夾道呢？

有過幾個飄着雨絲的夜晚，我獨守在幽暗的窗子下，覺得生活在大城裡，是更

令人感着世界的狹窄了。是的，世界便狹窄如一座房間，四壁以外盡是荒漠無邊無際。也曾不經意地許了心願：要蹂躪着明天的金色花，去握遍每個人的手，不管是好的壞的，年邁的年幼的，男的還是女的……一握起手來，友情之花便燦開了；距離，偏見，懷疑，都被遠遠揚棄在門外。我們的心是一道流泉，從一個心臟流向另一個心臟呵！

然而，日子一天天消逝，心上只堆聚了多一些的悵惘。甚至到後來，我依然是一個人沉默地歸來。有一個夏日黃昏，在一大群孩子的央求下，我不自覺地把這個遭遇，改編成一則風趣的童話。果然，講完了故事，孩子們都哈哈大笑起來，只是我整顆心，從此就更加地沉重了。

偶爾把心思向來訪的朋友吐露，他們先是驚奇着眼睛，接着又不加思索，便啞然失笑了起來。有時，我不甘白受奚落，滔滔不絕地跟朋友爭辯個不休——大海之所以能夠如何廣濶，是由於它不擯棄細流；高山能夠這麼雄偉，只因為它沒有輕視微小的砂石；我們不幸是智慧的動物，但是就不能彼此握握手，靜坐下來作一次長長的細談。

記得有一個晴朗的春日早晨，我在橡樹花鵝黃，燕語呢喃中，披讀着一位遠方

朋友的來信：大家都在思念你，希望你來小住幾天，希望再次緊握你的手。長久寂寞着，今天忽然接到一封熱情的信，任誰的心湖都會掀起輕輕的波紋呵。

一個新的環境橫在我跟前。從候車站內湧出來不是一群鳥雀，而是一批趕來歡迎我的陌生朋友。眼睛閃爍着微笑，熱情且直視；結實的個子，使我想到初次開割的橡膠樹。每一張每一張的臉孔，都燃起我甜蜜的記憶之篝火。我們都不該是初識呀。

一朵笑花爆開了，兩朵笑花爆開了……當握遍每一隻年青的手，千萬萬朵笑花都一齊爆開了。一時蜂營蝶舞，我們都不是流汗的園丁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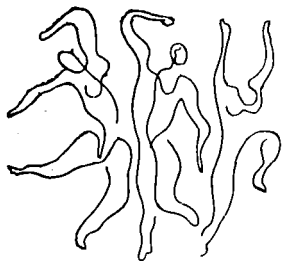
握你的手，握他的手；爲了人類是智慧的，爲了每個人的諒解與珍貴的友誼，我毫不猶豫地伸出手去，伸出手去要緊握每一個人的手！

（稿于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

時起雲看坐

(十一)	夜到古城	34
(十二)	懷念候島	37
(十三)	春夜	41
(十四)	夜宿米鄉	48
(十五)	走向大海	51
(十六)	水樓望潮	53
(十七)	在水之湄	56
(十八)	高原上的思潮	58
(十九)	大年河水靜悠悠	61
(二十)	坐看雲起時	63

第二輯



夜到古城

車子進入了古城，在萬家燈火中緩緩穿過，渴望的心情也不由激動起來，輕輕對自已說：古城，我終於又來了。

是的，那是不久以前的去年八月，我曾經到過古城一次。當時還是第一次踏上這座歷史名城，蕭楊每天駕着他那部半新不舊的喜臨門，陪我到處去遊玩，去憑吊殘缺的歷史古跡。

初初到來的幾天，陽光很強，塵土滾滾飛揚，到處都是苦待水來的長蛇陣。記得是第三天吧，飄風細雨就輕叩着斑剝的古城門了。爲了避雨，我們就揀了一間荷式建築的咖啡店，望着窗外陰沉的天空出神。我低低地感喟起來，但感喟倒不是由於古城的風雨，而是聆聽了蕭楊那個沉痛的故事，一個令我掀起無限感慨的愛情故事！人生爲什麼到處都充滿了不幸呢？我彷彿看見蕭楊的心在冒血，冒着感情的鮮血。

八天過去了便離開古城，在蘆河買渡南下星洲。

我走了，仍然懷念着古城，特別是近水樓上那段日子，馬六甲橋上的晚霞，一

些在風雨中走過的街……：

以後還再來吧？臨走蕭楊笑着問我，帶着殷切的眼色。

當時是一些把握也沒有，可是今天又重來古城了。

先找一個燈光明亮的地方，在那裡吃晚飯。地點其實便落在海邊，離開加冕公園不遠，海風很勁也很涼。同來的友伴興高彩烈，說今晚的馬六甲樹開了花。說開了那是比鮮花更美的花朵，對着眼波似水的她們，能不叫人想起一些甜蜜的歲月，還有聽過一些溫柔的話語麼？

進入旅舍，已是夜涼如水的十時了。

我在燈光昏黃的街巷徘徊了好久，然後又截住一部過路的三輪車，去夜訪江雲，並問問蕭楊的消息。

會見了江雲，才知道蕭楊早已買車南下了。這帶給我不少的悵惘，比任何一種失意更加悵惘。幸好還有江雲在，陪我走過幾道空蕩的街，告訴我一些友伴的近況。這總比一個人孤獨地踟躕在街頭，聽着腳步的回聲來得好些，我想。

越過幾道燈光闌珊的小巷，沙沙的晚潮便傳入耳鼓了，寂寞而且憂鬱。堤岸依舊，加冕公園裡的花朵仍然靜靜開放，聖保羅山上的燈塔也照樣燦亮如昔呵！只是

事隔經年，蕭楊已經不在古城，我也聽不到他的笑聲了。

記得在古城尋夢的日子，聆聽了蕭楊所講的故事，我十分激動，曾經不經意地許下一個心願：要寫一個小說，來說明人類還有許多美麗的愛情生活，而且題目也給想了出來，叫做「古城夜潮」。

然而，今夜踏着晚星來到古城，我心裡實在慚愧萬分。這些歲月來的南北漂泊，再加上生活的不安定，已經使我無法靜下來構思，更不要說寫作了。對於一個不甘寂寞的青年，這社會是猙獰無比的。江雲也有同感。

送走了江雲，我更意味到朋友的越走越遠，躺在腳下的路越走越狹。古城，我頹喪了吧？不，我還要往前奔走的，同時也只有不斷地走，才能證實我們的存在。明天當太陽穿着踝鈴到來，我便要和你告別了；古老的城呵，你且對我笑一笑吧。

（六四年八月十六日追記於怡保）

懷念棋島

在海濤聲中，渡輪緩緩開了，把煙霧迷濛的升旗山，漸漸留在遙遠的天邊。

一個人坐在船上，沒有朋友，只伴着一本阿維洛芙回憶契可夫的書，書名叫做「寂寞的愛情」。

別離的輕愁，有如雨後的薄紗，老是在心頭飄着，飄着……歷久不散。望望腳下藍得撩人的海水，望望越來越模糊的島上青山，我對自己說：又有三十多個無歡的日子，我將聽不到棋島的潮聲，聽不到朋友的祝福了。

不止一次了，我對知心朋友訴過苦，說：有山無水的地方，不宜久居，否則，住得愈久，心情就愈苦悶！

朋友通常笑而不答，彷彿說：世上有那一個地方，不苦悶不寂寞呢？

正因爲苦悶與寂寞，我時常想望棋島，懷念之情，也因此油然而生。

第一次看海，便是看棋島的海；第一次坐船，便是坐棋島海上的渡輪。在那段金色的青春歲月裡，多少個夜晚，在海邊的水樓唱歌，跟一班愛做夢愛幻想的友伴，論古說今，渴望圓月及愛情一起到來；多少個春日，成群結伴，登上升旗山上去

歡呼日出，看鮮花與朝霞。也曾有過孤獨的記憶，伴一兩株沉默的椰樹，在檳島對岸的海灘上自己一個人愁聽一夜海潮，或在紙上塗寫寂寞的十四行，想念朋友。

但只要在檳島上，有山，有水，我就不再苦悶與寂寞了。

有一個時期，爲了讀書，我到半島的南端去。那裡雖然也有山有水，然而太熱鬧也太嘈雜了，我仍舊對檳島緬懷不已。

接着出來做事，每天醒來都在異鄉的床上，走過陌生的街巷，用生硬的廣東話來交談，去認識朋友。再加上有山無水，東邊是沉默的山，西方又是沉默的山，住得越久，心情就益加苦悶寂寞，好像要害病的前奏一樣。

這些日子，正如契可夫所說：我是不快樂的。

只有坐上來往北海與檳島的渡輪，見到無涯的大海，我才會記得自己的青春，以及要化成一隻海燕，在萬里長空中自由飛翔的愿望。

閃爍如一顆珍珠的檳島，深藏着我多少記憶，多少夢想呵。

最近一趟到檳島，正好碰上連綿的雨季。渡輪開到海中央時，雨就帶着沙沙的聲音來了。上了碼頭，因爲沒有帶雨傘，被困在長廊上躲雨，足足等了漫長無比的一個鐘頭。

這一趟到檳島，最難忘的，是溫暖如冬天爐火的友情。自端午以來，由愛情直接或間接帶來的許多打擊，掀起了我滔天的自卑巨浪，一切都消沉了下來。彷彿世間所有的美好與幸福，已遠遠地離開了我，遺棄了我。

在痛苦的深淵中，我沒有陽光，沒有友情，直至那一天我回到美麗的檳島。

那天晚上，雨仍舊很大很密。我們四個人冒雨去搭車，要趕去市中心聽一個演講會。

H撐着一把雨傘，有感觸地說：「假如我們還是中學生，現在冒風冒雨去上課，那該多有情趣呀！」

我笑了。看看持着小傘的C，又看看穿上雨衣的S，心裡想道：假設我們都住在一起，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早上一起在這兒等車，傍晚又一起把晚霞帶回家，日子應該多麼美好呵！逢上假日或星期天，我們合上書本到海邊去，或登上升旗山，去等待星星的出來，營火的升起……：……有青山，有碧海，生活有友愛的滋潤，年青的心喲，你還會苦悶和寂寞嗎？

只是這時，海濤依然在耳際响着，一個人坐在船上，那種寂寞的心情，頗似契可夫走後的阿維洛芙——如果我的生命對你會有用處，請求把它拿去吧。

島上的青幽與房屋，慢慢更遠了，更模糊了，而北海碼頭已經在望。我自己知道：黃昏來時，我早已到百哩外的山城了。

離開了檳島，我更想念檳島。

但願千萬個懷念，億萬個祝福，可以鋪成一道堅實的小小石路，讓我的心走過去，走進一個陽光明亮，友愛長春的世界！

（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寫成）



春夜

輝：那也是一個和今晚相似的春夜，月華如銀，黃昏花靜靜地開放。我把一課英文講完，便陪你在月光下散步。那時你穿的是我最喜歡的那條裙子。你平時最愛講話，只有那晚是例外。經過一株雨樹下時，你垂着睫毛問我：有一天你死了，我會不會永遠懷念你？……

玲：你今晚邀我出來，難道僅僅是爲了敘述過去嗎？

輝：話可不是這麼講，有些事情如果沒有提起過去，那是不容易交代得清楚的。

玲：希望你不要再編造長長的故事。

輝：故事？相信那是不會的了。我現在的心情很沉鬱，而且你也不再諦聽了。不過，想起我和我的認識，那簡直便是一則美麗的故事。

玲：你不是說有問題要問我麼？

輝：那也不能算做問題，不過我想知道一下：你爲什麼寫信給我呢？

玲：你爲什麼寫信給我？這話問得有點離奇！你忘記了你是我的補習先生嗎？

輝：我們差不多整天見面，寫信是沒有需要了。我希望你想一想，老實地回答我的問題。

玲：你是說我愛上你嗎？如果是那樣，那你是大錯特錯了。叫我給你寫信的，是同情；我同情你的孤獨。

輝：你真個同情過我麼？在我來說，孤獨並非真正的孤獨，而是一種享受，因為什麼都可想，什麼都不必去想。

玲：有人說：環境可以影響個性。你的環境一定很不健康吧？

輝：我不懂得這是不是一部份的答案。記得小時候，我沒有過一個友伴。進了學校，任人家玩得興高采烈，我可以無視地坐在大樹下幻想，如同一個成年在享受他的寂寞。

玲：在我來講，過份寂寞自己是殘忍的，這如同一種慢性的自殺。

輝：第一次認識寂寞，還是你離開我以後的事情。當時我才十九歲。有人說：十九歲是個可笑的年齡。

玲：是我把寂寞帶給你嗎？

輝：也可以這麼說。在以前，世界最重要的只有我自己。每個深夜，我在燈下

與古人談話，不知除了書本以外，還有更可愛的事情。

玲：記得你對我說過，從此你便寫了很多詩，是麼？

輝：那是十九歲的年齡，我得重複一次。拿着你寫給我的信，常常一個人坐了一個黃昏，想了一個黃昏。在最寂靜的時刻，我最容易想起你，想一些關於你的事情，比方你的嗜好，你所結交的朋友……

玲：我可不是這樣的。起先我討厭你的孤高，漸漸地我對你有了好感；可是，現在又漸漸地……

輝：在被祝福的日子裡，我是幸福的。不過，我的感情是沉着的，我喜歡一個人是漸漸地，而且愈久愈喜歡的。

玲：可是，等下我便要走了。

輝：你不覺得自己比屠夫還殘忍麼？不過，你走了也好，那時你或許會更瞭解我，明白我的痛苦。

玲：人是應該學習忘記的。回憶是沉重的担子，老是挑担着它，那是最沒有意思的。再說，你很快便會有了新的女朋友。

輝：這是你的想法，我無法表示贊同。我沒有說錯，你是夠殘酷的——讓一個

人慢慢受痛苦折磨，又漸漸讓折磨使她不再年青！

玲：你不想想第一次給我的回信嗎？你把我當成一個什麼事都不懂的孩子，要我像機械讀書，像一磚石膏像永遠擺在家裡。接到你那封信，我後悔地整整哭了一個晚上，連飯也沒有吃。

輝：一種發自心靈的話語，竟然會產生誤會，那是我應該抱憾的。我所注意的並不是目前，而是長遠的未來。

玲：我漸漸地覺得你是一個專制的帝王。

輝：我原是十分喜歡你的。你那黑而亮的眼睛，從開始就不知向我吐露過多少溫情的話。我心靈的堡壘，也爲你的柔情所打開：……………

玲：但願你不是在寫詩。

輝：你就要遠遠離開我了，這時我還有心情嗎？

玲：你自己曾經說過：失去比較被留下，是更美麗的，是更溫柔的。何況你很快就有新女朋友的。

輝：假如失去只是爲了更美麗更溫柔，我寧可要醜惡。

玲：我須再重複一遍：人是應該學習忘記的。你又何必看得太認真？如果人生

是一個大舞台，那麼我們便應該逢場作戲，不要苦苦地約束自己。

輝：人生是一個舞台，那完全是劇作家的話。感情是一棵樹，每次刀斧，都會留下不滅的創傷。我寧可早日枯死，也不願活着多受一次的刀斧。

玲：這是一個孤獨者的說法。

輝：你不要否認吧，你說你同情過一個孤獨者。

玲：是的，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管我是多麼喜歡過他，可是現在孤獨再也得不到我的同情，他那蒼白的詩句，也引不出我的眼淚，即使我勉強留下來，我們還是彼此會痛苦的。

輝：我不能使一個喜歡過自己的女孩子留下來，隨着歲月的增加而更加鍾愛我，那是我生命上最大的失敗。

玲：那並不見得是一樁失敗，我得重複一遍：我對你沒有過愛情，而僅僅是一種同情，或且可以說是一種憐憫的感情。愛情並不是同情或施捨，而是一種不可詮釋的迷藥。

輝：哦，是一種迷藥！迷藥有失效的時候，愛情自然也有終結的一刻。

玲：你還有其他的話要說嗎？

輝：沒有了。你就這樣走了麼？

玲：我沒有說過不走呀！

輝：這簡直是一則美麗的故事，只是帶着一些痛苦。

玲：還痛苦什麼呢？在臨別的一刻裡，我們是應該快快樂樂的。來，讓我送給你一件紀念品，這是你最想望的。

輝：這是我生命上最輝煌的一刻，也是最黯淡的一刻。我記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詩，且唸給你聽一聽：

最後一次了，我柔情的朋友，
我來到你的居室中。

讓我們享受這臨別一刻的，
無憂的，歡樂的愛情。

以後，獨自懷着悵鬱的希望，
請別在暗夜裡等我；

呵，在破曉的光亮透露以前，
也不要再點燭火。

玲：最後的四句，應該由我說的。好了，時候不早，我應該要回去了。以後，讓我們彼此忘記一切。

輝：以後你還會再來嗎？

玲：這很難說，隨着上蒼的意旨吧。

輝：讓我送你走一段路。

玲：不必了，我不想讓你回來時獨自走這一段路。

輝：那麼，我們再見！

玲：再見！

輝：這是一個美麗的春夜，可是她走了，春夜只留給我一片痛苦。愛情使我更瞭解愛情。我愛她，但她不能愛我：所以我毅然讓她走了，把祝福送給她，將痛苦留給自己。愛情的花朵，它是要用痛苦來培養與衡量的。春天來得那麼遲，又去得那麼早，我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

（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

夜宿米鄉

稻浪中悄悄地來，又悄悄地歸去，米鄉，你可醒知一個年青孩子的到來麼？憂鬱，也許是的。他不是沒有勇氣前去敲叩未來的大門，而是經年漂泊，一旦回來又得匆匆離去，使他有太多的感觸。

這一次，剛從掌聲中走出來，便因為有一件事而來到久違的米鄉。依然是遠山聳翠，依然是綠秧如絨，甚至那些別具熱帶情調的高腳屋，仍舊是昔時的模樣呵！車飛如燕，翻山又越嶺，沒有一刻光景，便諦聽到吉打河嗚咽的水聲了。

幾年不見，米鄉的首邑也換上新裝了。街上廣告很多，車多，行人也多。數位當年的舊雨，如今却似一縷蒲公英，不知被風刮散到那一個角落去。我一個人徘徊在街頭，孤獨得不如一隻失伴的雁。

那一夜，我住在一條不甚熱鬧的街上，獨個兒睡在一個房間裡。除了嗡嗡的蚊蚋外，沒有一個朋友來訪。

或許是記性不好，吃晚飯時，不知跑了多少冤枉的路。因為過去常到的一檔飯攤，不知什麼時候，連招牌也給拆了下來。難怪我這個流浪漢，找尋得好苦喲！

飯後，想不到蘇丹公園去走走，便踏着淡淡的街燈，回到旅舍來休息。偶爾經過樓下，總有一兩陣「神女」低低的笑聲，令人心頭有一絲不愉快的感覺。可惜以往常在窗外低飛細語的燕群，今晚只有一片悄然，頗有一些今昔之感。

在旅店的門前，這一刻正有人叫賣花生。再留心察看，還有幾攤賣點心的小販，攤在街角的那一邊。我這時正閒得發悶，且又沒有一兩本好書可以打發時光，於是便信步走前去，隨手丟下了一個兩毛錢的銀角。大家都說：月是故鄉明；這時我手上的花生，彷彿也是世界上最香的一種呢。

旅舍徹夜沒有安寧過，並且有心事，那一晚實在是相當漫長的。

第二天一早，我便被一隻飛到窗前來歌唱的小麻雀嘈醒了。我順手推出窗外，外面正升起一片燦爛的早霞，依檻遠眺，我又沉醉在一個古香古色的歷史城裡。直到一群身著潔白制服的學生，奔跳且微笑地經過窗下，我才從幻夢蘇醒過來，趕忙迎着金色的陽光去洗臉。

用早點時，天氣晴朗得可愛。我在茶室內認識了一位印度青年，並和他談起生活 and 夢思。據店東說：他那雙手也是捧過書本的，而且光輝四照，但到今天為止，他仍舊只能在街上徘徊，希望有一隻伸前來的溫暖的手。

我有些懷疑店東的敘述。一個被希望所杯葛的年青人，能夠沒有歎息麼？

在回來的路上，我又沉落在沉思中。「我一想到未來的美景，便忘了現在的一切不幸，而且還常常感着快樂。」一位夥伴這麼說過，如今我又將它重說了一遍。



（稿於六三年三月廿八夜）

走向大海

年青人到底還是年青人，對於未來的日子總存着許多美麗的夢想，但也敏感得像一株含羞草，容易感到生活中的寂寞。我當然也不能例外。生活在貧困的內地，舉目盡是無垠的橡林和椰園，心裡時常覺得彷彿少了一些什麼似的。於是，我喚醒了對海的記憶，想到大海的澎湃，想到大海那遼闊的胸膛。

是的，想到大海，我心中就有着太多的激動。

終於在一個寧靜的星夜，我又重新見到檳榔嶼海峽了。我有點像匈牙利那位詩人，諦聽到海的歌唱，總有太多的感觸留在心頭，所不同的是，他是從戰場走向家鄉，而我則是從內地走向大海。

在渡輪上，我沒有太多沉思的時刻。當略帶着腥味的海風迎面撲來，我老早已望着那一排排的白浪而微笑了。有人說：這是海的花。而我却想起了白天在海上飛旋的沙鷗，是牠們征服了海天的空曠。

天上沒有月亮，只有太多令人遐思的星星。幸虧我不是一個遠航者，要不然眺望着這樣美麗的夜空，總會湧起淡淡的離愁吧。我却喜歡海上這樣的天空，遙想到

有一天生活落了根，朋友能夠歡樂也能歌唱，心中十分神往。

檳榔嶼真不愧是北方的一顆珍珠，到了夜裡，從渡輪上望去，燈光燦爛，儼然是個萬紫千紅的花園呢。但美麗彷彿只是她的，這時刻，我的整顆心却已遠遠飛到檳榔嶼山脊上去了。山頂上那幾盞像星一樣，像眼睛一般的燈火，很是令人沉醉。聽着浪聲和機器房的聲音，沒有多久，我便踩踏着關仔角淡淡的燈光了。伴同我一起來看海的，還有一位島上的朋友。他到海邊來，也是因為生活苦悶的緣故。入夜後的大海，彷彿是一張閃亮的大地氈，不過這地氈是有聲響的，老是嘩啦啦地唱着歌。偶爾晚風迎面撲來，總帶着淡淡的幽香。

這是堤上雞蛋花送給我們的禮物。背着手，大家都沉默得像一座古寺。走着，走着，我們走向燈光輝煌的零食攤。我們很想說話，但又不知從那裡先說起。

這一夜，我們在海邊留連得很久。直到人影寥落，海濤响得更大聲的午夜，我們仍留在海堤上看星。想到生活本身的苦痛，以及許許多多的人，一生都爲着生活而奔波，根本就沒有夢過什麼是幸福，心思頓然黯淡起來。

我們這兩個年青人，即使沒有漂亮的背景，但寂寞時還可以看望大海，遐想詩人怎樣對星夜下的海洋來歌讚，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幸福麼？

水樓望潮

(一)

這一夜，星亮，潮湧。

我們這群幸福圈外的青年，經過一段長長的分手後，現在又懷着激動的心情，來到海邊，來到水樓。

窗外，白浪朵朵，笑聲追逐着歌聲。

海上，泊着寂寞的船，遙遠處，有燈塔閃爍。

踏沙的男女，驕傲得像群螃蟹，邊笑邊嚷，想獨佔整個春天。

這一夜，海風搖撼着紅豆樹，刮下多少落葉，也摧落多少相思的紅豆。

對於海，我們擁有一份深沉的感情；這一夜，更有太多的感觸。

還怕在燈光下來次坦白麼？即使過去是一片空白，日子中只有白開水和冷麵包。

不再是白皙的雙手，不再是紅潤的臉頰，生活帶給我們憂鬱，也同時帶給我們痛苦。

感情不再是個孩子，有時哭，有時跳。

眼睛凝望着永遠不安寧的海，流露出沒有愛情的寂寞。

到了進入太空時代的今天，愛情，幾乎成了有錢階級的玩意兒，少女的心就像行情一樣在起落，這還好意思說出口麼？

(二)

這一夜，風吹，潮漲。

我們留在茶座上抽煙，喝酒，聽歌，但總苦悶得沒有一句話說。

有時，想起黯淡的過去；有時，想起朦朧的未來。

對於不安的海，我們不是羅遜那份眷戀，也不是艾蕪那份幻想；我們這時彷彿是寫「致大海」的普希金，爲了不能到廣闊的海上去乘風破浪而憂鬱，沉默地坐在海岸上，想到寫詩，想到海燕。

(三)

這一夜，星密，風緊，潮撲。

我們在水樓上，凝望着黯黹的大海出神，深怕自己閃光的青春，也像拍岸的夜潮，到了黎明便悄悄逝去，沒有留下一些貝殼。

潮，如奔馬，如戰車，就不知冲掉幾許腳印呢。

多少人夢想着金色的旅程，到處都有驛站和清泉。

多少人直到閉上眼睛尙見不到幸福，也沒有一個真正瞭解與愛他的人。

多少人去了，然而又有許多人來，正如今夜窗外的過客一樣，高傲但愚蠢。

水樓外，紅豆樹迎風搖動；樹蔭下又有人晒着落葉，檢着最惹相思的紅豆。

到處到處，笑聲如火，掌聲似雷。

他們笑，他們哭；只有我們幾個沉默的青年，不會哭也不會笑。

(四)

這一夜，星亮，潮湧。

水樓望潮，只平添心中幾許的惆悵，因為明天我們又要去流浪了。

一百年後，到海邊來聽潮的又將是誰呢？

夜深，星明，風在吹，潮在漲。

(寫於六四年二月廿一日，夜闌星沉)

在水之湄

風很涼，滿天是閃爍的星斗。

我和梁園就在這樣的夜裡，像落葉一般地，飄到靜靜的峇都丁宜海邊。

比起丹絨武雅來，這裡沒有不夜的燈光，沒有如火的笑聲；這裡是清靜得多，美麗得多了。我和梁園都喜歡這種情調的濱海，可以坐在海邊看星，聽潮漲。

落了巴士車，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燈光明亮的水樓，住着一群來自不同地方的青年，嚷着，玩着，永遠找不到心靈上的冬天。

水樓不大也不小，四周有樹，而且環着鐵籬，好看得有些可愛。

出了一扇小小籬門，沙沙的潮聲就聽得更清晰了。這令人想起一位少女的歌聲，哀怨如訴，淒清若夢呵。

在沒有踩着海沙之前，得先經過一片柔和的草地，種着成排的松樹。松樹的可愛，還不是它如牆的聳立；而是當風來時，它的聲音很像漲潮，嘩啦嘩啦地，十分詩情畫意。

大家玩得興高彩烈，我們來遲了，不好打擾，也不想打擾。

把水樓留在背後，我和梁園悄悄地穿過松林，來到漲聲如歌的海濱。

許久不曾踩過海沙了。朦朧中，見到潮湧如億萬朵的白花，才記起告別大海已有兩年了。對於一個把記憶當成懷念的孩子，兩年的歲月，是夠他寂寞的了；何況日子並不好過呢。

頭上是半圓的天空，星光萬點；遠山與近樹，都籠上一層淡淡的夜色，有些像潑墨。

海和星，象徵了兩種性格的青年，一種衝動咆哮，一種冷靜痛苦，梁園說。

我則在想：不管它們象徵什麼，一個秋水含情，一個載歌載舞，不正說明了它們的寂寞麼？不是別的，感到寂寞正是渴望別人的瞭解，而又得不到別人的瞭解。是的，海和星是永遠不快樂的，正如我們一般，在最快樂的時刻也不會快樂過。

風吹，潮湧，星光閃爍。

（稿於一九六四年歲暮）

高原上的思潮

說起來真巧，由於工作上關係，我竟在重陽那天，再次踏上金馬崙高原的土地。事先並不知情，到高原時，無意中聽到有人唸：「遙想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才泛起思親思鄉的感情來。書劍飄零，遠客他鄉，每逢佳節，心境能不感到淒苦麼？

當汽車沿着山路蜿蜒而上，毛毛細雨就飄下來了。輕輕的，疏疏的，頓時有了微微的涼意，飛鳥化作雲朵遠去，群山帶着蒼翠浮升上來，氣象頗爲悲壯呵。寥落的開花的山胡姬，聞聲不見水的流泉，闊別經年，你們都好！

第一個目的地，是座落在山間的冷力。這個小鎮，名字是不會陌生的；幾年前，就在這裡發生過土崩的慘劇，活埋了許多辛勤的生命。記憶中的冷力，只有簡陋的鋅板屋，給人一種荒涼的感觸。可是到了現在，小鎮已有許多新築的磚瓦屋了，有的已竣工，有的尚在興建中。拾級登上當地的一間學校，只見花朵吐艷，吃吃的笑聲，不斷從林木背後傳出。觸景生情，渴望教書的唸頭又泛濫起來了。

由冷力繼續向前走，沒多久，眼簾便出現了一道靜靜的人造河。綠的山，藍的

水，紅的橋，使人覺得有如走進一幅美麗的山水畫，迷人極了。猶記得第一次踏上高原時，還懷新奇的心理，去參觀水力工程的模型呢。幾年後的今天，我們已見到偉大建設的完成，做了一次建國歷史的見證人，心裡能不深深高興嗎？

驅車趕到丹那拉打，天色已欲黃昏。我們先去不蘭障，然後才折回來丹那拉打宿夜。

在不蘭障那邊的學校裡，我見到一種又茂又大的海棠花，終年繁花不絕。吊鐘花，玫瑰花，也比地上的來得茂盛美麗。假如說：高原是南國的秋天，那是一個有花的秋天呢。聽朋友說附近有一個玫瑰園，種有各式各樣的玫瑰，煞是神往！只可惜園主改變了初衷，現在已不歡迎遊客前去賞花了。來不逢時，心裡有了一種淡淡的失望。

夜裡下榻丹那拉打，在一間冷冷清清的旅店裡，和朋友們共進晚餐。

朋友當中，有校長，有畫家，有記者，有通譯，也有企業家……：……大家共聚一處，閒話古今，真為高原平添了不少熱鬧呢。

大家興盡走後，便上樓洗個熱水澡。浴罷出來，經晚風一吹，不禁冷得牙門直抖，不勝其寒。推窗向外一望，公園，街上，冷落無人；有誰相信，這就是艷傳全

馬的高原呢？

月移星轉，歲序無情，高原似乎得到一切，又似乎一無所得。

這使我想起人生，想到自己，在變幻無常的環境中，默默地過了二十四年。



（六五年一月上旬於水湄）

大年河水靜悠悠

四年前，有一次車過大年，滿眼盡是橡樹落葉，遍地猩紅，景致很是淒清。不久，絲絲細雨也來了，把街上那些如錦的黃花，點綴得令人歷久不忘。

當時，我正要離開家鄉，到遙遠的南方去讀書。心中那股潛在的離情別緒，也隨着落葉和細雨，而輕飄起來。回去以後，便把那些感觸寫成一篇散文，題目叫做：落葉沙沙訪大年。

到了南方不久，我便收到一位讀者的來信，表示喜歡我這篇帶着淡淡離愁的文字。在信上，她還告訴我說：她原是一個孤兒，由一個親戚撫養成成人，但不久，這位唯一的親人也不在人間了。她又說：每次回去大年，總喜歡到大年河畔去徘徊，凝望悠悠的河水，冥想她自己飄零的身世。最後她還說：也許有一天，當這個世界不再需要她的時刻，她會跳進河底去安息。……

看完了信，我心裡又是感動又是難過。我會想寫封信給她，告訴她說：活着總是可讚美的。然而，她付郵時沒有寫明回信地址，寫了信要怎樣投遞呢？我還會寫信給大年那邊的朋友，想打聽一下有關她的消息。然而，朋友總是回信表示不認識

這個人。

最近路過大年，朋友們問我喜歡不喜歡大年河？我望着靜悠悠的河水，良久答不出話來，但無意中却又想起了這件舊事。

作爲一位行色匆匆的過客，我實在不應該說喜歡或不喜歡大年河，我對身邊那位朋友說。大年河有她自己的痛苦，也有她自己的歡欣，我們怎能忍心苛責她呢？今天來到她的身旁，記憶中那種乾涸而難看的河底，臭氣沖天的味道已經消逝了。新近雨水豐富，大年河也彷彿恢復了她的青春，靜悠悠地，繼續負起生活的担子，在生滿雜樹亂叢的兩岸中間流過。

後來，我們的話更多了，歎息也更多了，有一個朋友說：我們都那麼善良，心中充滿了熱情，爲什麼偏要忍受生活的折磨呢？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那怕靜悠悠的大年河吧，你可知道千萬年來，她有多少苦難多少憂愁？

活着總是可讚美的，不管痛苦還是快樂。靜悠悠的大年河呵，誰敢說在未來的生活道路上，我們找不到一份有意義的工作和一位知心的同路人呢？

（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夜於檳城）

坐看雲起時

最近一次回去遙遠的小城，恰巧是一個微雨初歇的涼夜裡。不長不短的街道上，依舊川流着稀疏的車輛，悠閒的行人；植里樹下的露天茶座，照樣有人在那兒喝茶聊天，嚷着，笑着，似乎永遠都不會有心靈上的冬天。

闊別經年，小城依舊是小城：植里樹下的燈火燦然如舊，歌聲和笑聲也如舊。只是，小城呵小城，你可曾知道一個天涯漂泊者，他已經不再年青與幸福嗎？

落了車，沿着還不會陌生的栢油路，我在書店裡找到了魯天。先是愕然，接着是熱烈的握手，激動而忘記了言語，差些沒哭了起來。

我對魯天說：爲了告別小城，我是特地來看他的。

魯天懷楚地笑了一笑，問我說：你不再想念這裡的伙伴嗎？

這句話問得很令人心酸，我低下頭去，默默地望着水門汀。

我怎樣可以忘記小城呢？一盞夜裡點燃的燈，一片令人歡呼的早霞，一顆引起你沉思的星星，我能夠輕輕在記憶上抹掉麼？我也曾在如夢的小城裡，愛人與被人所愛，只是幸福短促得如同瓊花，一開便謝了。

小城呵，小城有太多的傷心。每當我遙遠地回到她的身旁，我的心就片片破碎了。如果我留下來不走，總有一天會像那位神話中的憂鬱少年，在池畔憔悴而死，成爲一株蒼白的病水仙！

離開書店時，已經很晚了。街上的微風帶着濃重的水帶，迎面吹來，益加深了我心頭的秋涼。

魯天陪我出來搭車。到站時，車雖來了，但還要等待半個鐘頭才開行。

望着淒清的燈光，我告訴魯天說：以前我覺得小城如畫，可愛極了；有一個時期，小城使我非常痛苦，幾乎感到生存是多餘的了；然而如今呢，我却看見小城原來平凡的面目，除了這裡有較多的伙伴外，在廣闊的土地上，到處到處不是都有這樣的小城麼？

魯天笑了，說：聽到這句話，我就完全放心了。一個感情濃郁的人，多數生活在未來，很少很少生活在現在的。你能暫時放棄過去，回到現在，並且將未來連接起來，我祝福你。

在回家的車上，我想，魯天是對的。拜倫不是曾經這麼說過嗎？昨天已不能挽回，明天又不能保證，只有今天才是你的；記住，一個今天，抵得上兩個明天！

是的，明天，明天一早，我便離開小城。以後舉家搬去另外一個偏僻的小鎮，我自然更不想來看你了，小城呵，讓我向你揮揮手吧。我希望自己是株向日葵，不願意做蒼白的水仙。

這時，窗外是朦朧一片的橡林。寒冷的晚風像群流浪漢，不斷敲着車窗。我坐在乘客寥寂的車上，微閉上眼睛，便彷彿看見活潑如松鼠的侄兒們，還有母親頭上那銀白的頭髮。心靈上，似乎也來了一陣春風，些微感着暖意，尤其是偶然想起了，從前唸過一首舊詩中的兩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六六年五月廿二夜追記）

划向燈火

- | | | | | | | | | | |
|--------|-----------|---------|-------|----------|----------|---------|-----------|----------|---------|
| (三十) | (廿九) | (廿八) | (廿七) | (廿六) | (廿五) | (廿四) | (廿三) | (廿二) | (廿一) |
| 划向燈火…… | 兩個美麗的夜晚…… | 雲南園讚歌…… | 春潮集…… | 雲南園二宿記…… | 記憶中的小屋…… | 風雨暗山樓…… | 想到七天的相聚…… | 青山對我微笑…… | 你住的小城…… |

104 100 94 89 84 81 78 75 71 68

第三輯



你住的小城

不管是站着或躺着，和你住的小城，都是我常常想念着的。

怎樣能夠忘記呢？一個剛滿十六歲的大孩子，害羞而且沉默，第一次離開荒涼的小鎮，到小城裡來讀書。

學校座落在一個山丘上，和小城隔着一段不遠的黃泥路。逢上連綿的雨季，只好脫下鞋子，涉水而過，有點像小時候趕鴨子一般。課室依山而築，曠地上種滿成排的雨樹，平時綠葉成蔭，到了春節以後，則繁花盈枝，構成了南國可愛的花季。漸漸地，害羞沒有了，自卑也不見了。到了十八歲那年，已是一個愛讀書愛交友的青年。環境依然很惡劣，腳下的道路也十分不好走，可是，跌倒了不忘記再爬起來，堅信幸福是撐握在自己手中的。

這一切的一切，怎樣能夠淡忘呢？

最難忘的，是離開小山丘的最後一年。當時你開始出現在青春的夢中，輕笑如花，叩響了我寂寞的心窗。

十二月常常都落葉的。這一年，紅葉輕飄如蝶，我們踩着陽光滿地，在橡林中

走過，五分鐘的路走了半個鐘頭呵。

一切都是美好的，當你微笑地伴在我身旁。

小城也是可愛的。它有遠山流水，它有不長不短的街道，房屋整齊有序，增加了它端莊。有幾家戲院，一個公園，還有大大小小的運動場。一天工作辛苦了，讀書疲倦了，總不愁沒有一處歇息的地方。

每逢迎神謝神，整個小城就沸騰了起來。居住在四面八方的人，都像趕集一般趕來湊熱鬧，且談且笑。有的着迷於天寶遺事，有的沉醉在才子佳人的艷遇中，但絕大部份的青年們，却用一雙眼睛在台下狩獵，看看能否有一趟美麗的收穫。

那也是上演酬神戲的日子。雨點落在你的傘上，也同時打在我的傘上。我最愛看戲，不過那一次却不知道台上演着什麼。想：假如人生如戲，永遠來回走着悲歡離合的路子，那該多麼令人討厭呀。而事實上，你微笑解語地在我身邊小立，使我忘記了那是一個雨天，在戲台下。

燕子來又去，也給小城添增幾分詩意。晨早起來，燕語呢喃，窗外碧空萬里，心靈多朗爽呵。到了夜晚，燕群歇息在電線上，恬然入睡，有如一幅活生生的水墨畫，多麼可愛呢。

小城自然會有自己的夢想，是嗎？

因為愛幻想，愛在朋友沒有來訪的時刻，用文字寫下自己的寂寞，很快地，就有許多同樣興趣的伙伴了。長街上徘徊過一個時期，更深深醒覺到社會的殘酷，於是便想以自身的學識與能力，來證明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價值。一切沒有白費，不多久，我們所做的工作，就如彩旗在空中飄揚開來。

只可惜，當我提筆時已遠客他鄉，想你遠在百哩外的小城，黃昏窗簾低垂，隔著山水重重。

異鄉也有青山碧水，但那絕不是小城的山水。異鄉有長長的街，幽幽的巷，但那絕不是小城的巷。這裡雖有佳麗如雲，可是那裡有我心中的姑娘呢？她們不知道我心裡想什麼，也不明白我的眼睛說些什麼話！

離開了你，離開你住的靜靜的小城，幸福和歡笑，也就把我留在門外了。

（六五年二月十二日於怡保）

青山對我微笑

兩年前，我像一枚葉落似的，飄到了怡保。

在近打河畔安頓下來後，有一位朋友，他知道我是從群山中來的，便對我說：離開這兒不遠的萬里望，那兒也有一座美麗的升旗山呢。

我笑了，心中高興萬分，而且不經意地答應了下來，希望找一個晴朗的早上，到山頂去眺望眺望整個怡保市。

上個月，黎春從花城來看我，在我平靜的心湖中，投下了幾塊小小的石子。

第二天早晨，正好有一班朋友提議去爬山，我便拉了黎春和小江，一起結伴前往。

我原是在群山中長大的孩子，對於山，不但熟悉，而且有一種親切感。

一路上，陽光滿地，輕風如洗，再加上有說有笑，沒多久，我們已到達山腰了。

這時候，帶來的開水已差不多喝完了，但汗流挾背，口還是很渴很渴的。

「你們快上來啊，這兒有泉水！」一位腳步健捷的朋友，在一百步以外的地方

高聲大嚷，快樂得好像寫了一首詩那樣。

大家不約而同地，都加速了腳步。不一會，果然便聽到淙淙的泉水聲了。聲音很清，很美，很像一首小夜曲。

再跑前去，發現不單單是流泉，而且還有一個小小的瀑布呢。

有一個朋友說，這個瀑布太小了，不能游水，只可以回去寫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看到了泉水，見到了瀑布，大家似乎都忘了剛才的辛苦，紛紛停下來，飲水的飲水，唱歌的唱歌：：：：：：：：：：把整座山林點綴得十分熱鬧！

我和黎春坐在路旁的草地上，草軟軟的，間雜着一兩朵小野花，很是好看。小江從枝柯間望下山去，望到大大小小的礦湖，有的作青色，有的作藍色，有的作灰色：：：：：：：：：：禁不住連聲讚美起來，引得我們都紛紛跑過去眺望個究竟。

這一來，怡保市也盡收入眼底了。許許多多的屋頂，不太整齊地排列在一起，間雜着數不清的樹木，那便是近打河畔聞名的山城了。

再遠一些，是一些如黛的遠山，重重疊疊的，無所世事的雲朵們，最喜歡在那邊閒蕩。

領隊的朋友提醒我們說，這裡不是目的地，大家如果想盡看美麗的升旗山，還得繼續往上爬呢。

於是大家又紛紛站起來，拍掉衣服上的草和沙，開步往上爬，去追求最高的理想。

有人說：希望是附屬於存在的，有希望便有勇氣。

陽光越來越猛，山路也越來越崎嶇，但年青的心，希望的心，却使我們忍住一切辛苦，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等到聽見潺潺的水聲，大家才知道到了目的地，於是立即衝上前去，躺在樹蔭底下歇息個痛快。

這時，山風在耳畔低語，泉水在身旁潺潺流過，不遠處，更有朋友們的歌聲，青春的歡笑……這是天上抑或是人間呢？

用清冷的泉水洗了臉，精神爲之一振，肚子便咕咕響起來了。大家將帶來的麵包與水果，安放在岩石上，然後便狼吞虎嚥地吃起來，一點也不講究斯文。

飽餐以後，唱歌的唱歌，吹口琴的吹口琴，講故事的講故事，採野花的採野花……大家各得其樂，完全忘了回家，忘記了明天還得面對這不長眼睛的社

會！

黎春伴着我，坐在泉邊的岩石上，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默默地，任由樹葉飄落在身上，相對地發出會心的微笑！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刊出）

想到七天的相聚

沒有一葉日子不是值得珍惜，也沒有一個記憶不是顯得可愛；當一天我們還年青，當一天我們的眼睛還是直視，便對前路充滿希望和夢想。

記得在走向海的路上，我們彼此緊握着手，讓赤誠的心顫連接在一起，聽風在呼，潮在湧，我不禁這麼地想。

有時朗笑，有時歡呼；也有面對無垠的海洋，低頭沉思的時刻。我們是一群尋夢的大孩子呵。

且莫問以往日子的燦亮或暗淡，我的朋友。歲月於我們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我們踏過它，懷着信心與希望。我們不斷地向前奔走，就像一道淙淙而流的溪水，把歎息留在後頭，將美麗的夢想帶到遠方。我們也不管路上有多少頑石，多少風雨會阻撓旅人的腳步；飛翔的心，年青的心，怎能是一艘泊岸的船呢？

在走向海的路上，我們說起，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是的，有的來自碧波萬頃的米鄉；那裡是農人生活的大海，他們在那兒誕生，結果也在那兒埋葬；然而，他們比誰都要熱愛自己的土地，自己倒下了，又讓子孫

們來繼續承受生活的遺產。

是的，你來自群山環抱的市鎮。每天清早，找生活的人們就摸着星光下道路，去尋求一份溫飽。到了夜晚，林中螢飛星閃，小窗燈亮，你想：是個多安寧的處境呵。

他來自不夜的鬧市，是的，當霓虹燈到處睜眼睛的時刻，誰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更不會覺察到天空的彩霞，或且一顆流星的殞落。是的，這是生活的另一種典型，你習慣了它，就能夠安心去尋夢了。

在走向海的路上，我們共同懷抱着一個理想，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在前誰也沒有見過面。

我們的心境，是春天的花朵再加上秋天的果實，美麗而且充滿了喜悅。

你聽，風在松梢上呼嘯；你聽，潮在沙堤上洶湧；這些這些，都象徵着我們的青春，不是在溫室內要求供養，淡泊的胸懷，只响往着人生的真諦、文化的光輝。

讓我們唱一支歌唱，歌唱我們這一段難忘的相聚，願我們的希望與夢想，永遠隨着那輕飄的歌聲，縈繞着年青的心靈，不管我們走到那裡，流落到那一方。

走了，帶着記憶，帶着微笑。

風雨暗山樓

雲寄指給我看過的那樹火鳳凰，到了九月，便開滿了一簇一簇的紅花。紅紅的花，美是很美的，但在一個漂泊者的眼中，美總是鄉愁的。

這有些像淺藍色的星期天，一個人在水湄那樣。走遍了鬧街邊的書攤，雙手閒空着，日子多漫長又寂寞呀。沒有一個朋友來訪，又無詩可寫的時刻，只一心懷想過去的幸福，往昔的溫暖，每一分每一秒，不會是玫瑰花瓣，而是尖銳無比的玫瑰的刺。一個寥寂的星期天，一樣作淺藍色，其戈來訪我。

茶喝過，話也談完了，我問他，我們去看看吡叻洞吧，許久沒去了。

其戈望一望水藍色的天空，輕輕對我一笑，我們就開車出去了。

這是水湄的特色：星期天往往比較熱鬧，車多，人多，趕去赴會及拍拖的情侶尤其多。

我與其戈還未到達吡叻洞，九月的雨點早已先在那兒了。汽車衝過雨簾，泊在石階前的樹下，只見雨還在飄着，遊人寥若晨星。

我和其戈踏着潮濕的石階，拾級而上，讓不大不小的雨滴，把我們擁進昏暗的吡

叻洞去。

記憶告訴我：第一次來遊吡叻洞，已經是一年又四個月的事了。當時慧樺與我路經這裡，極想一親芳澤，便忙裡偷閒，在壁畫與佛像中消磨了半天。後來回去小城，慧樺還寫了一篇遊記發表出來，記敘當天暢遊吡叻洞與夜宿水湄的情景，頗有紀念性。

久違經年的吡叻洞，不但刷新了，而且還裝修過一次，另有一番清新的感覺。在洞裡逛了一圈，便在一幅蓮花的壁畫前停止腳步，看了又看，彷彿完全沉醉在淡淡的蓮香裡，忘了歸路。

出了幽暗的洞，我們吟咏着門邊柱上的對聯，冒雨登樓去。雨中登樓，雨中眺望，自有一番情調的，我說。

其戈望着腳下的亭子，對我說，樹木太多也太茂了，那亭子一點也顯不出好看。

我說，記得有一回和憂草他們三對情侶來時，正是荷花盛開的季節。那時也下細雨，我們在荷池旁邊走過，看到荷葉上水珠萬點，有水紅色的荷花，淡黃色的荷花，更有素白色的荷花，那情景實在太美了。

其戈神往得很，不斷微笑點頭，似乎在說：那情景美得可以寫一首詩。

等我們上到鎮山亭去時，雨點又大了起來。其戈和我被困在亭內，只好望着迷濛的山林出神。

無意中別過頭來，見到面目兇惡的鎮山神，手中抓着一條黑蛇。心中不禁爲之一怔。這使我聯想起山後的步雲亭，旣無殺氣騰騰的造像，又可供登高的遊人小歇，遠比鎮山亭可愛得多。

不知過了多久，雨腳才漸漸小了。只是這時天色已暗，遠遠的天邊，有一片微紅的夕陽。

我們相對不語，彷彿說：夜了，回去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刊出）

記憶中的小屋

回到山光水色的橫城不久，有一天早上，我在無意中讀到你的一篇散文：相思樹下的小屋。

我們許久沒有見面了，這一次回來，讀到你這篇充滿友愛的作品，真是一件再好也沒有的禮物了。

你的題目很美，也很熟悉。你還記得麼？有一年新春，大夥兒在海濱租了一幢水樓，而那幢水樓，又正好在紅豆樹下；我們常在樹下散步，檢拾那些紅得發亮的紅豆子。臨走時候，大家依依惜別，有人便提議以「紅豆樹下的小屋」爲題，個別寫些紀念文字。只可惜分手以後，大家都忙着生活，紀念文字一直只有留在記憶中！

你說的那間小屋，的確就在相思樹下。不久以前，我便住在那間小屋裡，夜裡常常亮燈讀書，或沉醉在相思樹葉沙沙的旋律裡，構思一首小詩或一篇散文。只是現今，當我再回到島上來時，一切都變成美麗的記憶了。

你常來小屋的那段時期，我們都還是快樂的中學生。我說快樂，正因為對未來

充滿了夢境，青春與繆思，使我們忘了道路的泥濘。

由於興味相投，我們常常都在一起。到了週末或假日，更邀約要好的朋友來家裡小住。你與現今遠在海外的樺兄，都是小屋的常客。一旦你們來了，我的書房便充滿笑聲和詩歌。每每挑燈夜話到深更，大家便詩興大發，禁不住要寫詩。寫成之後，各人便輪流讀給大家聽，請大家欣賞與批評。直到東方將白，大家才熄燈就寢。

有一次，逢上相思樹開花，滿樹是細細的黃花，令人產生許多美麗的遐想。你來時，我書案上正擺着一瓶相思花。在欣賞之餘，你戲問我：是不是賭花思人？我笑了。當時，我正是一個被祝福的人，相思花對我，是無比美麗而甜美的。

每次你到小屋來，總不忘帶幾本好書回去。你也常常羨慕我，擁有一大櫥好書。只是那些書，冊冊得來皆辛苦。我告訴過你，我自小便愛書，而且喜歡買書。不過，以當時的環境來說，唸書費用已成問題，怎能還有多餘的錢來買書呢？如果見到一本心愛的書，我便擔心會被別人搶先買去。因此，每次經過書店，我總要踏進去摸一摸那本書，直到老板露出不快的臉色爲止。後來開始寫作，便把所有稿費都買了喜歡的書。因此，宜哥常笑我：書是我的第二生命！

中學畢業後，大家各奔前程，小屋就聽不到爽朗的笑聲了。樺兄到海外深造，你進入教育界，我自己則到南方唸書，中途又轉入商界工作。

短短的四年，變化實在太多太大了。如今回到檳城，靜靜地細想，以前種種皆如同春夢一場。我們找不回逝去的十八歲，也不可能再有春花般的心境了。

有人說：曾經對生活充滿熱望，而又屢次幻滅了的人，是寂寞的；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工作也有遠大的計劃，但現實却又使他苦悶不振的人，更是加倍寂寞的。以上的幾句話，正是別後我自己的寫照。

只是，過去的儘管美麗，儘管可愛，但已經遠遠過去了。還是讓我們寄望未來吧，因為要來的總是要來的！你說是嗎？

（六六年十月卅一夜於檳城）

雲南園二宿記

睡意正濃時，突然有人搖我的身體，說：「喂，火車到站了，快準備下車吧！」

我只好努力睜開惺忪的睡眼，探出頭去一看，火車果然已到了新山。但天色尚未破曉，車站的燈光仍然昏黃地亮着。這時，許多旅客都紛紛落車，把車站點綴得十分吵雜。

出了站，和同來的幾個伙伴，合叫了一部德士，直向雲南園開去。

德士在靜靜的公路上轉了幾個彎，綠樹如牆的雲南園，便出現眼前了。昨夜未曾好好合上眼睛的我，頓時也爲之精神一振，把車側的玻璃旋得低低的，歡迎微風吹拂進來。

相思樹依然綠葉如雲，因風歌唱，只可惜我們來遲了，見不到滿樹的黃花，只見成纒的多情種仔。因而想起兩年前，第一次踏入雲南園時，那種滿樹花開的美景，內心十分嚮往。

洗刷過後，陽光已從葉隙間落下來。我們踩着碎碎的陽光，到舊餐廳去用早點。

真沒想到，在假期中尚可見到以前的老同窗。不多久，中文系的辜兄也來了。大家濶別兩年，見到面自然有許多話好談。一時嘩里嘩啦的，這頓早點吃得開胃極了。

然後，雷，馬二兄去辦事，辜兄上圖書館，我去拜望葛老師。

一見面，葛老師就劈頭對我說：「你的臉色，比以前好看得多了！」

我笑了。葛老師當然還記得的，以前初到雲南園，我是個愛書不愛命的書呆子。有一次病了，接連缺了葛老師三節的課，現在想起來還心裡不安哩。

中午和雷兄從圖書館出來，在走廊上遇見黃兄。他是中文系的一位苦學生，時讀時停，但今年已是第四年了。自己呢，休了學便一直沒法復學，真是自嘆不如！下午，雷兄陪我下坡去辦一件私事。

傍晚時分，約了久別的蔡兄，一起在小坡吃雞飯。飯後，雷兄帶我去看他的女友。在愛情的道路上，雷兄是幸福的。他的女友不但溫柔美麗，而且對文藝有相當的修養。來日夫唱婦隨，真不知要羨煞多少像我這樣的王老五呢！

搭車回到雲南園，已是深夜了。四下靜悄悄的，幾盞疏疏落落的燈火，在相思樹林中閃動着。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望見遠遠的山頭，星光點點，太美麗了。偶然

一陣微風穿林，相思樹發出沙沙的輕响，美得如一首伊麗沙白時代的小夜曲。

我對雷兄說：「能在如此美麗的環境中，安安靜靜地讀幾年書，實在也是一宗莫大的清福！」

雷兄笑了起來，右手拍落在我的肩膀上。

回到宿舍，不爭氣的我，一直大打噴嚏，只好馬上熄燈就寢，一夜無話。

第二天醒來，陽光已經爬滿宿舍了。幾隻小麻雀，在樹上跳躍着，不時發出唧唧的叫聲。

到舊餐廳吃過早點後，雷兄去辦事；我在南大湖繞了一圈，感到有些不舒服，便回宿舍去睡覺。

正當我睡意正濃之際，突然聽到有人敲門。我只好起床開門，但定眼一看，原來是個女孩子，一個洗衣姑娘。

她問我要洗衣服。我告訴她說我是作客的，沒有衣服可洗。她把眼睛睜得圓圓的，半信半疑，最後才失望地下樓去，走了。

這一來，可連一絲睡意也溜走了。好在雷兄的書架上有不少的書，索性便躺在床上，一本一本地翻，直到雷兄回來，拉我一道下坡去逛書店。

到了小坡，逛了幾家書店，雷兄便去赴女友的約會，我則獨自去找住在附近的黃兄。

黃兄是當年「四勿亭」清談茶客之一，常常地，與廖兄等人，只要一杯在手，就談古論今，忘了黃昏的來臨。

如今濶別重逢，自有一番說不出的高興。談話中，知道蕭楊兄前一天才回馬六甲去，緣慳一面，心中遂有了淡淡的悵惘！這位感情濃郁的詩人，多年不見，也沒有音問，不知還常去古城聽夜潮嗎？

兩個談得來的人在一起，有說有笑，時間就這樣過去，夜就這樣到來了。

在黃兄的家吃過晚飯後，便一起去逛舊書攤，並看了一套電影，在戲院裡消磨了兩個多鐘頭。

十一點半後，我回到燈火闌珊的雲南園。一個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聽蟲聲低吟，吠聲隱隱，突然害怕了起來——這一生，可能沒有機會再念大學了。

回到宿舍，燈還亮着，雷兄仍然在看書。

我把剛才的感觸告訴他。他安慰我說：社會本身，便是一間最好的大學。可是，他又怎樣知道：在社會大學中，我永遠是個最低劣的學生呢？

那一夜，我們談得很多，有過去的回憶，生活的遭遇，也有未來的夢想……後來，經風一吹，我又一直打噴嚏了。要不然，我們真有興致夜話到天明呢。

睡到半夜，却被一陣雨聲驚醒了。這時，雷兄的鼾聲正濃，我反而怎樣也睡不着。一個人靜靜躺在床上，聽着窗外的雨聲，感觸是很多很多的：這個社會太醜惡，太污濁了，我真希望永遠生活在雲南園裡，一輩子做一個學生！

（六六年五月底追記）

春潮集

春天的潮

撲上堤岸來的，那是春天的潮。它像一支激昂的旋律，誰有着閃亮的眼睛，誰就會把它深深愛戀。

不知在什麼時候，大家都說：春天已經到來。但是見不到楊柳抽綠，沒有花開如錦，春天在什麼地方？

長街上依然有無數的人在徘徊，悲傷青春只留下一片空白。露天茶座上，都是一群群愛惜時光而又無法掌握它的青年；當咖啡杯空了，每一句話都是嘆息。假如說是春天真的到來了，那她又帶給街頭漂泊者一些什麼呢？

不管白天或晚上，寬闊的馬路上總有塵土在飛揚。到處到處都有黑眼鏡出現，皮鞋不斷咯咯作響。也有人牽着狗在閒散，口裡噴出煙圈，把煙灰彈落在奄奄一息的小草上。春天難道只帶來這些禮物嗎？

寂寞的詩人在燈下寫詩，說春天像朵紅紅的玫瑰，而且來自愛人的微笑。喜歡

幻想的人也不甘冷落，在早晨醒來便做小說，把土地的播種叫做春天，又描寫生活是怎樣地充滿了幸福。

然而，我的春天却來自海潮聲中。春天的潮就如同一支激情的歌。它使我感到自己還年青，距離未來，尚有一段長長的路要趕呢。

撲上堤岸來的，那是春天的潮。我心裡充滿感激，可是聲音沙啞，一支歌也唱不出來。

白色的膠林

一個盛夏似的晚上，我推開窗子，發現廣大的膠林是一片白色，十分迷人。我從山坡上走下來，彷彿是走在一片幻想中的土地，心中充滿喜悅。

每一枚葉子就像一顆星星，亮晶晶的，格外可愛。只要晚風吹過來，眼前就如同一個童話的世界，億萬個美麗的仙子在翩翩起舞。置身在這個如詩似畫的境界裡，心靈是一片和諧的寧靜，沒有猜妒，也沒有紛爭。

一間小小的木屋，就座落在山腳下。一位不知疲勞的母親，白天辛苦操作，現

在又在如銀的月光下，教那兩位孩子唱螢火蟲的歌。就像月亮的柔光一樣，歌聲是輕飄如夢的。小小的心靈，也似月色那樣雪白，不知人間還有如許的醜惡。

我知道，是因爲有了月光，膠林看去才會一片銀白。即使這一種和諧，也是由於月華的感染而產生的。白色的膠林，是多麼美麗迷人的呵。

飛翔的心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的心就像一隻羽毛豐滿的鳥兒，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想望。一片落葉飄忽，一朵花兒靜靜地凋謝，都會引起我無限的幻想。

工作回來的時刻，我再也不能安祥地躲在窗下讀書；長長的夜晚，我也不再穿過狹狹的狗吠聲，去椰林的盡頭找夥伴談天。常常地，我會眺望着藍天白雲出神；疎星淡月的時辰，我又總是想像星星們那和諧的世界，生活像詩人頭上的桂冠呵。有時接到遠方的來信，帶着懷念和祝福，我的想望更多了。

也有時從夢中醒來，聽到無情的夜風在敲打窗扉，同時吹落了庭前那株盛放的玫瑰，我的心便突然感到悲哀，深怕閃亮的青春歲月，也像玫瑰那樣無聲地飄逝。

即使留連在高山上，一陣蒼鷹奮飛，拍碎幾許的雲霞，也會引起無限的感觸呵！昔日的夥伴早已星散，走的走，飛的飛，只有自己有翼難展，每一天都在顧影自憐中度過。

然而，夢想飛翔的心並沒有失去，什麼風暴、都將不會阻擋我的信念。在這明媚的春日，我依然在默禱：讓要來的都到來，讓有翅膀的都能飛翔！

呵，年青的心，是飛翔的心！

遙遠的祝福

在生活的雨巷中闊步而走，在最黑的夜晚見不到燈火也沒有嘆息，愛吹口哨也喜歡寫作，這人是誰呢？

你走進我的生活，記得還是前年的早春，當時我們都留連在美麗的海邊，用直視的眼睛彼此交談，以歡呼去迎接每個升起的太陽。日子是沙地上的七彩貝殼，也是嘴唇上的一滴甜蜜。

潮水把沙灘上的足印抹掉，綠針松下只有一片悄悄。我們是堅強的蒲公英種籽

，短暫的相聚過去了，便是紛紛播散的時刻。爲了來次重逢的歡樂，我們沒有悲傷，握握手，各自走上遙遠的征途。

我們在燈下把彼此懷念，帶着祝福的心情。有時也給遙遠的朋友寫信，把歡笑分給別人，眼淚留給自己。友情的力量是多麼不可思議呵。

我們總算幸福，在窮困的日子裡，還有機會去南方一起生活，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光。現在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到處有山，有樹，有水。

前些時刻，聽說你躺在病榻上，不能讀書也不能深思。作爲你的一位夥伴，我是多麼焦急不安呵。

現在是春天了。希望在春天裡，你能早日恢復健康，繼續趕我們的路！

（六四年一月十四日稿）

雲南園讚歌

想思樹

自從那一次，我諦聽到一個閃發着美麗光芒的名字，我心靈中便充滿了許多如潮似浪的夢想。在帶着微笑醒來的早晨，我思念；當遠山托出晚霞片片的夕暮，我也思念；甚至一個綴滿星星的夏夜，我仍然有着如許深情的思念。

友伴們都說：這是微妙的相思。我沒有言語地笑了。心想：如果這就是青春生命中的相思，那麼相思的滋味，應該是最甜美的了。

可不是嗎？一個春天的夕暮，我懷着希望來到南方，而且來到這座花香鳥語的雲南園。心靈深處藏着一股激動，是讚美也是喜悅。

這裡有一種使我喜愛的樹，到處到處都可以看見。這種樹不高也不矮，枝柯繁多，每一片葉子就像月牙一般。有些正吐出鵝黃的花朵，有一些却滿結着赤棕色的果實。最可愛，還是當飄風輕拂，綠葉子便輕盈地舞踊着，而且發出沙沙的低响，彷彿是一位年青的歌手呢。

有一天，我情不自禁地和朋友談起這些樹。大家都爭着告訴我：這是南方秀麗的相思樹呀！

我歡奮得許久說不了一句話，深覺得這名字很詩意。最難忘懷是第一趟從圖書館回來，走在夜色濃郁的小路上，望見聳立在湖那一邊的樓宇，都被相思樹的葉子半掩映着；燦爛的燈火便趁夜風來時，把柔暈漏洩出來，美麗極了。

雲南園內爲什麼遍植相思樹呢？有人說是點綴風景；也有的說是要讓大家有一份美麗的感情，對明天永遠寄着熱烈的夢想。倘使說相思樹是象徵多情，教我們不要忘記帶給我們好處的人們，我想，也是意義深長的呢。

燈的世界

常常是晚飯過後，邊談邊笑地漫步在小路，遠遠近近，一盞燈亮了，兩盞燈亮了，甚至在眨眼間，億萬盞的燈火都明亮了起來。

呵！好一個美麗的燈的世界。話只輕輕地說在心裡。有時候，忘了言語，也忘了同來的夥伴；冥想裡，躺着一條永遠帶領着我們向前的道路。

有時輕輕合上書本，跟三兩位友伙，讓洋溢着相思花氣息的夜風，把大家引到高崗上去。天上不一定有疎星淡月，但只要沒有夜霧籠罩，在眼前腳下，往往有一個神妙的燈的世界。顏彩有紅的，黃的，綠的，甚至更有藍的，煞是好看。

我不是第一遭看見夜燈。徘徊在檳榔嶼海峽岸上的夜晚，就有數不清的燈眼閃爍，引起了無窮盡的遐思。但在如許寧靜的夜裡，看見如許靜靜的燈火，却還是生命上第一個閱歷呢。

端看着，沉思着，漸漸地彷彿是一些明亮的眼睛，充滿着智慧的眼睛！

八角亭

雲南園裡有的是鮮花，有的是碧樹，有的是玲瓏小巧的八角亭。紅花沒有什麼稀奇，綠樹也到處可見，但教人寶貝的却是這園裡的小亭。上頂是碧翠的，旁邊是丹紅的，遠遠眺望，就是樹林間的一頭小雲雀，一位可愛的小姑娘。

一天埋頭苦讀之後，踏着夕陽的金光，到亭子上來靜坐，至少是一種難得的享受。這時晚霞遮天，遠山欲暮，林叢綠得發黛；而在靜穆裡，一兩聲鷓鴣啼叫，更

是錦上添花，教人忘了叵去。

也有幸福的年青人，常在夕暮到八角亭來，低語黃昏新月，啼聽彼此的胸膛。在青春歲月裡，這是最教人思慕的。

沉浸在幸福中的人們，也許較容易淡忘過去與未來。但願八角亭沒有疏忽它的使命，告訴每一個人都要一個明天，而且要千千萬萬個的明天。

湖畔的夜

走過了密密的林蔭，走完曲折的小路，便來到一個靜靜的湖邊。是夜晚，四旁許多大大小小的燈光，使得湖面朦朧得很。坐落在湖邊石椅上，可以聽到流水鳴咽，相思樹沙沙低歌，頭上星星永遠在親蜜細語。

常常晚風帶着涼意，給你描述一湖波紋細細，或是給你唱一支充滿情意的小夜曲。

沒有踏踏的足音，沒有高聲大笑，這時刻在湖畔和夜相對無語，就彷彿是諦聽着一種最輕柔的音樂，啓蒙你一些哲理，一些人間美麗的梦想。

心裡不知有幾次想起回去，但你仍舊靜靜流連在那兒，一點兒也沒有動身的意思。

最後是慢慢走回來了。渴望一杯熱咖啡烏，並想明天的早起。

隔窗

有一個夜晚，一位朋友約我一起去找他的女朋友。

那當口，正是細雨初歇。沾留在綠葉子上的水滴，被柔和的燈暈淡照着，反映出一種微暗的青光。

我們先是沿着一級級的石階，然後又走過一段長長的走廊。再轉一個彎，便到了她的宿舍。

房裡有別人的朋友先來了，我們被招在室外走廊上談天。

他們言談一些什麼，我可沒有細心諦聽。因為我正好站在一口窗子的外邊，隔着幾片玻璃的窗葉，彷彿看見室內亮着一盞弧形的彩虹燈。我只沉醉在這美麗的幻境裡，說不出一句讚美的話，或找尋一句詩。

回來時，我的朋友異常高興，彷彿一切幸福都降落到他身上。我自己呢，則因為隔窗瞥見如許美麗的燈影，想起遠在北方的姑娘，以及一些甜蜜的日子，因而也十分興奮。

其實，生活在這個春天似的園子裡，每一天有每一天的收穫，有那一個可說不是幸福的呢？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稿）

兩個美麗的夜晚

紅花插在心上

請別追問我為什麼臉上帶着微笑？假如你不是個粗枝大葉的人，或許，你早已從吹過相思樹梢的輕風中，知道我的心因為歡奮而失去了節拍。

不再思念那段街上徘徊的日子，麵包裏夾着輕微的歎息；往昔風雨中的漂泊，沿着曲曲河堤踱步的記憶，也不再留在心頭了。今晚，我又找回了我的青春，踏踏的腳步走在小路上，朝向一個燈火燦爛的廣場。

誰在疎林中燃起營火，跟友伴們度過一些快樂的時辰，有歌，有舞蹈，還有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記憶雖遠常新呵！我們年青的一群，不是不愛生活中的早霞，但我們更寶貝一兩朵難得的歡樂之花，插在潔白的心靈上，當祝福。

不先問你來自什麼地方，更不管你的背景璀璨或黯淡，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緊緊地握着手，問你初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是否感到習慣和四處溫暖。再來是留下你

的芳名，讓我們的友誼萬古長青。

不要以為天上忽然落雨了。小姑娘舞着彩傘，像一群飛旋的雲雀，忽上忽落，那只是一陣想像中的春雨浙瀝呢。緊鑼密鼓，可不是時序倒流，回到一個陳舊的年代裏，隔岸而戰。這是一種令人愉快的生命力，同時也是一種為群眾所喜愛的民間藝術哩。

插一朵小紅花在衣襟上，紀念在學識的道路中，你又再向前跨進了一步。即使有一天，全世界的春花都不美麗了，這一朵小紅花，你還可以看見她在微笑，在為美好的前路而深深祝福呢。

置身在歡樂中，誰也記不得時間的翅膀。當一切都重歸沉寂的當口，我們彷彿覺得：是一個美麗的早晨正在開始。

青春的花火

我記得那一夜。

對於我這個漂泊者似的青年，那一個晚會，是一顆發出藍光的珍珠。鮮花或許

有一天不再遍地開放，青山可能有一天不會絨綠；但我這個記憶，却不知道時光的流逝，永遠都如早露一般燦爛。

那一夜，山風如洗，柔美的音樂如山泉低流，教人有太多的遐思。我們這一羣來自不同土地的青年，一見如故，沒有些微的隔膜。眼睛邂逅眼睛，不自覺地，一朵微笑開了，兩朵微笑開了……剎那間，數個晚會彷彿就是一座春日的大花園，栽種着世界上最絢麗的花朵，而培植它們的，是一片友誼廣大的沃土。有歌唱，有青春的旋律。

當掌聲像一陣海潮來晚，我也沒有了沉思。眼前宛如一個飄散着稻花的星夜，你引出琴聲，沿着伸向湖畔的乳色小路，把幸福帶前來。

在我荒涼輕年的眼睛中，你是歌，你是早霞，你就是一朵代表一切美好的鮮花。我好像看見一片夏天的白雲，輕舞如燕；我又看見一個明天的幻想，比酒更醉人。不是的，我是剛走盡一夜林蔭，看見一位化成天鵝的女孩子，在明靜的湖邊，吐說她動人的夢思。

長久盼望，春天來敲叩心窗，讓幸福陪我同住，而往後長長的日子中，有人祝

福。然而，諦聽檐下燕語呢喃，我小小的心願，却像一頭被獵人追趕的逃鹿，沒有勇氣再作一次的仰看。

幾次你淺笑如春水流泉，似乎探問我青春爲何徘徊在寂寞中。我感激在心中，沒有說一句話。曾經有一次，你悄然退出舞圈，默默地跑到我身側小坐，眼睛裏充滿着美麗的神彩，我想：這是我裁判的時候了。只要我敢說：謝謝你給我留下芳名，我們便不再是陌生者了。然而，到現在的這一刻，我們還是兩道山澗，靜靜地奔流，縱有許多話語留在心裏，但都沒有將它好好說出來。

我不知道你踏着月色回去後，心思是怎樣的顏色。但你是個最值得祝福的女孩，因爲在你年青的生命上，已曾燃亮過一個人的生命，使他享受到一刻的溫暖，而且更使他在夢中，還見到你那深情的微笑呵。

（作於六三年三月十四夜）

划向燈火

去年春天，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去教書。地方並不大，但樸素幽靜，傍着一條低低而流的河，倒也很令人喜愛。

有一天晚上，我照樣回到宿舍裏去，想趕緊看完一批的測驗卷子。然而當我靜坐下來，順手將那面朝北的小窗打開的時候，我却怔了一下。窗外是一片銀白，葉子在飄風中微微地閃亮。我不自覺地微笑了起來。

正沉思之際，老陳便推門閃了進來，笑問我怎有閒情在窗前賞月？老陳是我的多年同窗，現在又一起在這裏做事，自然比較瞭解我近來落落寡歡的心境。不過，他這一着可問得我啞口無言，一時不知怎樣回答他。

——怎樣？小鄭去租舢舨了，我也想趁今夜盡地主之誼，請你到河口去吃螃蟹；不知你是不是肯賞光？

近來事違人願，心中苦悶無法自解，今夜即有螃蟹可以一飽口福，又可以趁機觀賞河上的月色，我自然也樂於跟他們一道出去。

到了渡頭，小鄭和他的女友小清，早已在那兒微笑着等待了。我們借着月亮的

光輝，小心地上了舢舨。小鄭平時是個運動健將，又是個划船能手，所以今晚操槳的，自然也非他莫屬。

河上是一片微微的銀白，看去就似一條白色的項鍊。我們的小船慢慢地河岸的水柳下穿過，留下一陣陣汨汨的撥水聲。漸漸消失在月光裏。白天在河上幹活兒的船家們，入夜了沒有生意做，早就到床上去找寧靜了。只有那些白晝穿梭不絕的舢舨，此刻冷落地泊在岸邊，靜靜地傾聽流水的嗚咽，靜靜地接受溫柔的撫摸。

幾隻水鳥的鼓翼驚飛，引出了我們格格的笑聲。尤其是小鄭那位嬌小的女友，先是被嚇得拉住小鄭那雙結實的手，後來又轉驚爲喜，笑得用手帕掩住小嘴。

這樣柔美的情境，使我想起了何其芳的散文，也想到王子猷的故事，因爲醒來看雪光，便漏夜興致盎然地去訪一位住在剡溪的姓戴的朋友，結果到了門前，又掉頭走了回來。這是一個極其苦悶時代的產物。我有點奇怪自己怎樣會突然想起這個隱居的故事來。

舢舨就這樣地，像一枚葉子輕輕地順着水流，穿過了一叢又一叢的樹蔭。老陳覺得在這樣美麗的月色下，靜寂地枯坐沒有興味，於是便提議小鄭的女友給我們唱一支歌。說到唱歌，我就彷彿看見青春在她的眼睛中閃爍；在春天的旅途上，小鄭

比我和老陳都要來得幸福。

小清微笑着答應下來，輕輕地用小手把又長又黑的秀髮往背後一撩，就低低地輕唱了起來。小鄭忘記了划槳，用手有節奏地打着船舷來和拍。月亮這時已高掛在藍空中，像一位母親和靄地望我們微笑；但她唱的還是「半個月亮爬上來。」

她唱罷，我讚美她歌聲美妙，有「沉魚出聽」之概。她反以爲我在討她的便宜，和小鄭兩個人，無論如何要我做一首詩。我推辭不了，只有吟一首「我們是月下的人。」

老陳快樂得像個小孩子，自動給我們吹簫，吹的是那首風行一時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簫聲悲婉感人；我閉上雙眼，便彷彿看到了一位愛情的忠僕，在月明之夜，因風歌唱，盼望那位思慕中的人兒，會從歌聲中瞭解他的心靈。老陳的心思當然更是美麗，作爲他的忘年之交，我深深爲他的青春歲月而祝福！

不覺中，燦亮的燈火已映入眼簾。在河口的堤岸上，好幾座的攤子正在擺落着。我們又一次相對地微笑起來，把舢舨泊在岸邊一棵古樹的下面。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作。）

後記

不管生活怎樣，心情怎樣，歲月總是那樣匆匆且無情的。自從散文集「幸福門外」在一九六七年出版以來，竟然已有九個年頭沒有機會結集出書了。這些年來，由於工作的壓力，寫作的機會是愈來愈少了；但所幸對於文藝的興趣，並沒有因此而減低。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拋開一切俗務，靜靜地坐下來讀一些喜愛的書，寫一些心中的感受。

這幾年來，一切都不斷在變化中。有些變得更壞，也有些變得稍好一點。但無論如何，我都必須好好地感謝文藝女神給我在精神上的鼓舞。不管是快樂或是憂傷，她總是忠實地陪伴着我，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上，有機會留下一鱗半爪。當然，文藝也帶給我許多生活範圍以外的文友，使我每到一處，都有一些可以談文論藝的神交。

選用「划向燈火」這個篇名來作為集名，主要是紀念自己的一段生活歷程，同時也藉此懷念使我畢身難忘的三位恩人：第一位是已於前年去世的母親，第二位是已故名報人林健安先生，第三位則是葛連祥老師，並表揚他們對我的養育，提拔及教誨。

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這次創舉設立出版基金，引起各方面熱烈的讚揚。在朋友的鼓勵之下，便冒然整理了收集在這裡的卅篇舊作，呈送上去湊湊熱鬧。後來評選結果，

却僥倖地被錄取了。除了衷心感謝有關當局的錯愛外，也希望能因此拋磚引玉，促進更多文藝叢書的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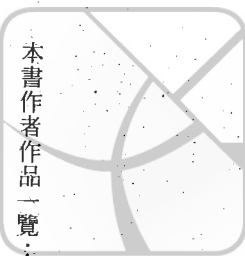
當然，許多好友的勉勵及協助，包括設計封面的謝惠合兄和內子竹君，都是我在此表示感謝的。是爲記。



慧適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於念慈小築)

本書作者作品一覽



橡實爆裂的時節

海的召喚

牧歌

幸福門外

划向燈火

想你

海真迷人

你愛鮮花嗎

這也是愛情

一朵不謝的花

(合集——一九六一年)

(散文集——一九六三年)

(詩集——一九六五年)

(散文集——一九六七年)

(散文集——一九七五年)

(詩集——整理中)

(散文集——整理中)

(散文集——整理中)

(小說集——整理中)

(文藝隨筆——整理中)



海天叢書

Paddling Towards the Lights

Creative Proses by Hooi Sheh

作者：蘇曉

出版：海天出版社

印刷：Glory Press Sdn. Bhd.,

AS-6, Salak South Garden, Jalan Sg. Besi, K.L.

經銷：遠東文化(馬)有限公司

145, Jalan Petaling, K.L.

初版：一九七五年三月

定價：每冊馬幣 \$1.50